

古文字所謂「閒」「外」通諧說辨議

蔡一峰*

「閒」和「外」都是古今漢語表示方位的常用字詞。由於學界對「閒（間）」「外」及相關字諧聲通假關係判斷不一，以致對相關的文獻釋讀造成了不少困擾。古文字研究中，「閒、闕」諧「月、外」聲就是當前頗為流行的看法，文獻考據實踐中亦多被採用。

事實上，「閒」「闕」都是純粹的會意字，所从「月」和「外」皆有表意。「外」無「閒」音，亦非「闕（閒）」省。戰國文字如「筮」「輦」等都應視作「外」的累增字，與「閒（間）」無關。「筮」字另有來源，非「簡」的省聲字。楚文字「勿」是「闕」之省，「闕」非「閒」之訛，它更可能是「閒」增益「刀」旁的分化字。

本文還對相關的十餘組案例細加考辨，認為：(1) 包山、新蔡、天星觀、夏家臺等楚地卜筮簡及《日書》中所見「外有不順」「少外有感」「少有外言感」「外喪」「外鬼」等的「外」都是方位詞「外」；(2) 秦封泥地名「河外」與「河閒」「河內」相對，「外」也指方位；(3) 清華簡《趙簡子》「車甲外」指戎事在外；(4) 上博簡《卉茅之外》的詩旨與為政有關，「卉茅之外」字面義是人身在草茅之外，言下義是為政者疏離了民間；(5) 清華簡《邦家之政》「其位授能而不筮（外）」是說授官給有才能的人而不疏遠他；(6) 上博簡《武王踐阼》「士難得而易輦（外）」是說才士難以招致且容易疏遠；(7) 車名「輦」可能是外用之車的專字，可指戎用之車；(8) 清華簡《禱辭》「使此邑之閒（間）于厲疾」義謂使曾孫某之邑免遭厲疾之害；(9) 上博簡《用曰》「內（納）閒（間）譎（誅）眾」是說接納閒人而誅責眾人；(10) 清華簡《鄭文公問太伯》地名「伊閒」是分別指「伊」「澗」兩地，等等。

經此全面辨析得以更加明確，「閒、闕、闕、勿」與「月、外」不存在諧聲通假關係，兩組字的糾葛可以徹底釐清。

關鍵詞：閒（間） 外 古文字 諧聲 通假

* 廣州中山大學博雅學院、「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工程」協同攻關創新平臺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絕學研究專項「東周文字通用聲素整理及上古音專題研究」(23VJXG009) 與中山大學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創新人才培育計劃青年拔尖項目「新出戰國文獻疑難字詞考釋及上古音相關專題探研」(23wqjb09) 的階段性成果。

《說文·門部》：「閒，隙（隙）也。从門、从月。闕，古文閒。」¹又〈夕部〉：「外，遠也。卜尚平旦，今夕卜於事外矣。外，古文外（小徐本無『外』）。」²「閒」之古文「闕」本作「𨾏」，中間从「人」从「卜」，當據《段注》改从「外」。³「闕」多見於戰國文字。古「月」「夕」同字，「外」本从「月」。經章太炎、張玉春、林澧等學者考證，「外」从「月」聲已基本確定下來。⁴其中尤以林澧先生的考說最廣為學界徵引，文中言：

張玉春說，周代在應讀為外的卜字上加注月旁以為聲符，成為表外的專用字，這很對。月、外古音均為月部疑母，故外字是从卜月聲的形聲字。从月的閒字，或寫成闕（璽 0183）；从月的互字，或寫作𠄎（楚帛書），都說明東周時月、外仍同音，故以外代月。需補充指出，凡加注聲符的外字，月旁也必位於卜兆形無旁枝的一側，許慎不知外字小篆中的𠄎旁，是用作聲符而仍存古體的月旁，把外字當作會意字，說「外，遠也，卜尚平旦，今夕卜，於事外矣」。純屬附會。⁵

「月」「外」諧聲是一系，那它們與各自對應的「閒」和「闕」是否也是一類？文中沒有談及。不過，當前不少學者是持有「闕」从「外」聲的看法，既然「外」从「月」聲，也必定連帶認為「閒」从「月」也有表音。⁶像《戰國古文字典》《古文字譜系疏證》《上博楚簡文字聲系（一～八）》等幾種以聲系字類古文字工具書裡，都將「閒」聲字和「外」聲字合併歸入「月」字聲首下，某種程度也

¹ 通常認為「閒」是「閒」的後起異體字。「閒」已見於戰國文字，如間右戈（《集成》10974）。為論述和排印方便，除分析需要確有所指外，本文行文不做刻意區分。

² 許慎撰，徐鉉校訂，愚若注音，《注音版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15），頁138, 249；徐鍇，《說文解字繫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138, 234。

³ 段玉裁注，許惟賢整理，《說文解字注》（南京：鳳凰出版社，2015），頁1023-1024。

⁴ 章太炎，《文始》（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蔣禮鴻、殷孟倫、殷煥先點校，《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第7冊），頁198；張玉春，〈說「外」〉，《東北師範大學學報》1984.5：98-106；林澧，〈王、士同源及相關問題〉，氏著，《林澧文集·文字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頁103-112，原題〈士王二字同形分化說〉，《盡心集：張政烺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頁1-11。

⁵ 林澧，〈王、士同源及相關問題〉，頁108。

⁶ 參看季旭昇，《說文新證》（臺北：藝文印書館，2014），頁837；曾憲通、陳偉武主編，《出土戰國文獻字詞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18），頁6072。

代表了當前學界很流行的意見。⁷這一觀點較早可追溯到馬敘倫的《說文解字六書疏證》，書中有明確按斷「閒」是「月」聲，「閑」是「外」聲。⁸

現今隨著研究的精細深入，再重新審視這一看法，所謂二組字通諧關係的判定恐怕是有問題的，立論基礎並不堅實。「月/外」聲和「閒」聲所代表的兩系列諧聲字宜分不宜合。

一·「閒、閑」非諧「月、外」聲

舊時學者基本都遵從《說文》將「閒」分析作會意字。徐鍇《繫傳》：「夫門當夜閉，閉而見月光，是有閒隙也。」⁹朱駿聲《通訓定聲》：「古文从門从外，按从內而見外，則有閒也。」¹⁰視「閒」為會意字也與早期古文字情況相合，古文字學者對此也幾乎沒有異議。西周晚期金文鞅鐘（《集成》¹¹ 260）之「閒」寫作，簡簋蓋（《新收》¹² 736）「簡」作，「月」皆在「門」外，會月光從外面經門的縫隙照射進來，構字就更為樸素生動。商周金文中有一重要的地名「鬲」，或繁作「鬲」，異寫頗多，其所从「閒」旁的「月」既可以出現在「門」上（門外），如（亞古簋，《集成》03861）、（引鼎，*《銘圖》*¹³ 01868），也可以出現在「門」下（門內），如（宰梲角，*《集成》* 09105）、（坂鼎，*《銘圖》* 02377），還可同時出現在「門」之上下（門內外），如（戊嗣鼎，*《集成》* 02708）。月亮獨一無二，謝明文先生指

⁷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北京：中華書局，1998），頁 911-914；黃德寬主編，《古文字譜系疏證》（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頁 2417-2424；徐在國，《上博楚簡文字聲系（一~八）》（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13），頁 2825-2834。

⁸ 馬敘倫，《說文解字六書疏證》（上海：上海書店，1985），卷二三，頁 25-26。

⁹ 徐鍇，《說文解字繫傳》，頁 234。

¹⁰ 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 732。

¹¹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北京：中華書局，2007）。本文簡稱《集成》。

¹² 鍾柏生、陳昭容、黃銘崇、袁國華編，《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臺北：藝文印書館，2006）。本文簡稱《新收》。

¹³ 吳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本文簡稱《銘圖》。

出這也是表示月光從門的縫隙射入，¹⁴ 同樣十分形象。「𨾏」可能是闌遮闌截之「闌」的初文。¹⁵

「𨾏」是「聞」的分化字，多見於戰國。有關「月（或夕）」變「外」的理據，上述林漢先生文中已舉「互」又作「𠄎」與之平行互證，這是正確的。¹⁶ 湯餘惠先生將此類變化視為形近誤訛，則不盡準確。¹⁷ {外} 這個詞在商代甲骨卜辭中就已經出現，最早記作「卜」。甲骨文中的「卜」象卜兆之形，研究表明，占卜的「卜」多與所對應的卜兆方向相同，表示「外」的「卜」則與之相反。由於龜甲（或牛肩胛骨）上的卜兆兆枝呈左右對稱，換句話也可以說，朝內側的「卜」形是「卜」字，朝外側的「卜」形是「外」字，這是二字的區別性特徵。¹⁸ 《合集》¹⁹ 19779、19875、20966、20974、22174、34189 及《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236 等有見「卜（外）」和「卜」同版同側共現，橫枝方向相反，有的刻辭旁有卜兆可資對照，差異可謂一目了然。²⁰ 大概到西周早中期的金文才有見「卜」加注「月」聲的「外」字，²¹ 這與「聞」孳乳分出「𨾏」演變方向剛好是相反的。假定「月」「外」之於「聞」「𨾏」都是當聲符用，表音屬性實質並無大異，由「聞」累增「卜」旁分化出「𨾏」的演變就與其音讀失去了必然聯繫。過去單純地判定「外」是「𨾏」的聲符，除了對其「外」旁的來源不甚清楚外，「外」和「𨾏/聞」意義上的關聯或多或少也被忽視了。

¹⁴ 謝明文，《商代金文研究》（上海：中西書局，2022），頁 473-474。地名「𨾏/𨾏」舊多讀為管蔡之「管」，如今看來並不可從，學者多已疑之。

¹⁵ 闌遮闌截的「闌」與簡選簡擇之「簡」有詞源學聯繫，詳下。

¹⁶ 類似變化還有「夜」字，可繁作𠄎（《古璽彙編》2946）、𠄎（同上 2947）、𠄎（《集成》11360）、𠄎（《新收》365，「夜」之所从）等形，即在「亦（腋）」表示腋下的指示筆劃上添加一飾筆變成「卜」形，與另一側的「夕」旁相對，這種寫法偶見於晉系文字。參看湯志彪，《三晉文字編》（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頁 1049-1050。

¹⁷ 湯餘惠，〈略論戰國文字形體研究中的幾個問題〉，陝西省考古研究所、中國古文字研究會、中華書局編輯部合編，《古文字研究》第 15 輯（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 28-29。

¹⁸ 詳姚萱，《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卜辭的初步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06），頁 120-123。

¹⁹ 郭沫若主編，《甲骨文合集》（北京：中華書局，1978-1983）。本文簡稱《合集》。

²⁰ 詳姚萱，《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卜辭的初步研究》，頁 123；蔣玉斌，〈說殷墟卜辭的一種告辭——外告〉，宋鎮豪主編，《甲骨文與殷商史》新 8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頁 286-293。

²¹ 董蓮池，《新金文編》（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頁 903。此時的「外」與「卜」字已不再靠「卜」形的朝向相區別。

「外」「內」相對，《說文》訓為疏遠的「外」是其引申。《易·否》：「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²²《禮記·大學》：「外本內末，爭民施奪」，孔穎達疏：「外，疏也，內，親也。」²³《漢書·霍光傳》：「今將軍墳墓未乾，盡外我家。」顏師古注：「外謂疏斥之。」²⁴「閒」的「閒隙」義與「隔介」「嫌隙」「離開」等均有緊密的派生關係。《廣韻·禰韻》：「閒，隔也。」²⁵《穆天子傳》卷三：「道里悠遠，山川閒之。」²⁶《韓非子·備內》：「今夫水之勝火亦明矣，然而釜鬻閒之，水煎沸竭盡其上，而火得熾盛焚其下，水失其所以勝者矣。」²⁷《國語·越語下》：「時將有反，事將有閒」，韋昭注：「時，天時。事，人事。反，還也。閒，隙也。時還則祚在越，而吳事有罅隙之過也。」²⁸「隔介」是讓兩物間產生距離而不能靠近，古代注疏家偶有將「閒」徑訓為「遠」。如《淮南子·俶真》：「百圍之木，斬而為犧尊……然其斷在溝中，壹比犧尊、溝中之斷，則醜美有閒矣。」高誘注：「閒，遠也，方其好醜相去遠也。」²⁹「離開」是從中挑撥以致產生隔膜，換言之也是使之疏遠不得親近。《韓詩外傳》卷三：「卑不謀尊，疎不間親。」³⁰《逸周書·武紀》：「間其疏，薄其疑。」陳逢衡云：「間其疏，謂間彼疏遠之臣，使為我用。」³¹《六韜·武韜·文伐》：「收其內，閒其外。才臣外相，敵國內侵，國鮮不亡。」朱墉云：「內，近侍之臣也。收，收拾其心也。外，邊遠大臣也。閒，離開也。外相，陰助於我也。」³²《國語·晉國一》：「且夫閒父之愛而嘉其貺，有不忠焉」，韋昭注：「閒，離也。」³³就構字言，「閒」是月光由外經

²²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據世界書局石印本影印），頁 29。

²³ 阮元，《十三經注疏》，頁 1675-1676。

²⁴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頁 2953。

²⁵ 周祖謨校，《廣韻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 408。

²⁶ 郭璞注，王貽樑、陳建敏校釋，《穆天子傳匯校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19），頁 143。

²⁷ 王先慎撰，鍾哲點校，《韓非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8），頁 117。

²⁸ 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 578。

²⁹ 張雙棣，《淮南子校釋（增訂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頁 211, 216。

³⁰ 韓嬰撰，許維通校釋，《韓詩外傳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 86。

³¹ 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撰，黃懷信修訂，李學勤審定，《逸周書彙校集注（修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 1076。

³² 王震集解，《六韜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22），頁 169-170。

³³ 徐元誥，《國語集解》，頁 258。

門縫入內，像馱鐘之「𠂔（閒）」中「月」位於「門」外，就更直截地點明「閒」與「外」的詞義關聯。「閒」「外」義本相因，在文字符號化已高度發達的戰國時代，將「外」視為「閒」字的義符是完全可以接受的。³⁴

「閒、閑」非「月、外」的孳乳，「月」「外」在「閒」「閑」中都是表意偏旁，除非上古讀音恰好足夠契合，否則文字學上就難以證實「月/外」必然表音。馬敘倫分析「月」音疑紐，「閒」音古閑切入見紐，皆舌根音，又謂「外」即月弦字，故「閒」从之得聲，「𠂔」从「閒」得聲，音入匣紐。³⁵此已道出「月、外」與「閒、閑」聲紐相近，但對韻部關係就缺少必要的論說。按傳統分部，「月、外」是月部字，「閒」「閑」是元部字，看似呈陽入對轉，但實質仍開合有別，各自所屬的月部和元部並不同類，尤其在牙喉聲母字中有較嚴格的界限，³⁶就難言是嚴密的諧聲關係。既然古音有隔，也可以更明確「閒」本就是單純的會意字，³⁷宜自立聲首，不必再混入「月」聲系。

「閒」从「月」或「外」聲缺乏確鑿充分的文字學根據，那戰國時「外」有無可能是「閑（閒）」之省聲？換言之，當時「外」是否還有「閒」的異讀？這也需要檢驗。

李零、陳偉等先生都是比較早就懷疑「外」可釋為「閑（閒）」，後者對此有數篇文章專門探討這一問題，並對出土文獻中一些疑難字詞提出了新的考釋意見，拓寬了思路，後續學者的有關研究也多立足於此。³⁸該說的重要著眼點在於

³⁴ 至於{閒}與{外}是否有內部屈折的語源聯繫尚不可知，但其間語音關聯的性質（如歷史層次等）與諧聲通假不宜混為一談是可以明確的。

³⁵ 馬敘倫，《說文解字六書疏證》卷二三，頁25-26。

³⁶ 通用字開合有隔的相關論證詳參程少軒，〈試說戰國楚地出土文獻中歌月元部的一些音韻現象〉，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辦，《簡帛》第5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頁141-160；古屋昭弘，〈上古音的開合與戰國楚簡中的通假字〉，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編，《歷史語言學研究》第3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頁189-203。

³⁷ 我們並不否定在某些諧聲系列中有開合共存的例外，但它們往往有各自的理據。就此個案言，若「月」「外」之於「閒」「閑」有表音也僅是不完全表音（聲紐近），與一般的諧聲原則仍有別，更不可據之類推為通假關係。至於相通在語料證據上存在的問題，詳下文辨析。

³⁸ 李零，〈包山楚簡研究（占卜類）〉，《中國典籍與文化》編輯部編，《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1輯（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435；陳偉，〈楚簡中某些「外」字疑讀作「閒」試說〉，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網（<http://www.bsm.org.cn/?chujian/5455.html>，2010.05.28）；陳偉，〈車輿名試說（二則）〉，中國古文字研究會、中華書局編輯部編，

从「外」的「閑」字，現在知道「外」之於「閑」是表意而非嚴格諧聲，要考定「外」有「聞」音，只能寄望於文獻（文例）證據。為最大程度避免先入為主，此先將上述諸文中所涉切要的文獻論據提煉歸納如下：

- (1) 包山簡 210：「恆貞吉，少有感於躬身與宮室，且外有不順。」簡 217：「恆貞吉，少有感於躬身，且外有不順。」兩個「外」用作「聞」，指時間短暫。
- (2) 包山簡 199：「恆貞吉，少外有感，志事少遲得。」「少外」即「少聞」，指時間短暫。
- (3) 新蔡簡甲三 10：「先少有外言感也。」「外言」即「聞言」，指離間或非議之語。
- (4) 秦封泥有「河外府丞」，地名「河外」疑即「河聞」，指河間郡。

細加審辨，上面看似與「閑（聞）」有關的「外」字實則仍是內外的「外」（五會切）。

先看上揭例（1）。「且外有不順」的「外」其實是相對於前面「躬身」「宮室」而言，「躬身」是自身，「宮室」指房室或親人，皆近身內裡之事。楚地卜筮簡中有「外喪」（新蔡·甲三 270、乙四 52），「外喪」見於《禮記》，與「內喪」相對，一般認為指門外之喪。³⁹ 楊華先生將「外喪」與秦簡中的「外鬼」「外死」相聯繫，認為「外喪」是指「死在嫡室正寢之外」的喪事。⁴⁰ 近年張小虎先生從春秋戰國至秦代的家庭結構及聚居形態角度出發考索，主張「外喪」是指大型同居家族之外或小型同居家室之外、五服之內的親屬之喪。⁴¹ 這種以家庭居室為界所分的「外」與「外有不順」的「外」正相當。像「外鬼」（夏

《古文字研究》第 28 輯（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 384-388；陳偉，〈關於秦封泥「河外」的討論〉，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編，《出土文獻研究》第 10 輯（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 144-149；李天虹，《楚國銅器與竹簡文字研究》（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12），頁 257。

³⁹ 陳偉等，《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十四種）》（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9），頁 428。

⁴⁰ 楊華，〈楚簡中的「上下」與「內外」——兼論楚人祭禮中的神靈分類問題〉，氏著，《古禮新研》（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頁 145-166，原載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辦，《簡帛》第 4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頁 221-238。

⁴¹ 張小虎，〈從睡虎地秦簡《日書》「外喪」看相關經學問題〉，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辦，《簡帛》第 23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頁 201-212。

家臺 M106·2-2；⁴² 睡虎地《日書》甲種 74 貳）在相關出土文獻中還有見與之相對的「內鬼」（夏家臺 M106·2-2）、「中鬼」（睡虎地《日書》乙種 164）和「室鬼」（睡虎地《日書》乙種 176）等。這裡「外」「室」相對也很能說明問題。

有了上述分析的基礎，再看例（2）和（3）便不難疏解。例（2）「少外有感」竹簡或作「少有外言感」（見例 3）、「謀然有外感」（天星觀），⁴³ 類似辭例還有「少外有惡」（天星觀）又作「少有外惡」（天星觀）、「且有外惡」（天星觀）、「有惡於外」（新蔡·乙四 23）等等。比勘文例即知諸「外」只能是內外的「外」，換作「聞」則文意不通。天星觀簡有「小有感於邇」，「邇」是近，也與「外」相對。例（3）「有外言」新蔡簡或作「有言」（零 232），皆是占斷之詞。秦倥女士通過跟簡文「有外喪」「有外感」等語句相比較，指出「有外言」是表示有「言」自外而來，「言」是表示一種雖有不利但不嚴重的壞事，跟「崇」「感」用法相近，含義與《周易》爻辭「有言」的「言」相同。⁴⁴ 此說論證充分，當可信從。

⁴² 本文有關夏家臺楚簡的材料採自田勇、蔣魯敬、趙曉斌，〈荊州夏家臺 106 號墓楚墓出土戰國簡《日書》〉，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辦，《簡帛》第 22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頁 35-36。

⁴³ 本文所引天星觀簡材料皆出自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8），頁 164。

⁴⁴ 詳見秦倥，〈《周易》之「有言」與出土文獻中的占辭「愆」〉，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 4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頁 270-287。該文認為這種表示災咎義的「言」讀為「愆」，如今看來恐是不必。這種用法的「言」字最早見於甲骨卜辭，經謝明文先生考察，還可以寫作「舌」，既有名詞用法也有動詞用法，見謝明文，〈談甲骨文中兩例「舌」字及相關問題〉，宋鎮豪主編，《甲骨文與殷商史》新 11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頁 234-242。陳劍先生曾指出「言」和「舌」在早期文字中本是一形多用，見陳劍，〈「早期古文字『表意字一形多用』綜論」資料長編〉（2021-2022 學年「古文字基礎形體源流研究」課程講義）。甲骨卜辭中像「言/舌」之類能表示過錯愆咎等不好意思的用語還有「口」「辭」等，王子揚先生有詳論，見王子揚，〈甲骨文「辭」字補釋〉，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編，《出土文獻研究》第 21 輯（上海：中西書局，2022），頁 16-22。「言/舌」「口」「辭」所表示的禍患罪愆義最可能與言說有關，如「口舌之禍」「禍從口出」「惟口起羞」。傳統注疏家認為《周易》「有言」之「言」是言辭、言語，云「責讓之言」「讒諛之言」等等，非全無道理。

最後看例(4)。除「河外府丞」外，秦封泥還有見「河外太守」「河外鐵丞」⁴⁵「河外之禁」，與「河閒太守」「河閒尉印」等以「河閒」為地，及「河內邸丞」「河內左工」「河內司馬」「河內司空」等以「河內」為地並見。新出《秦封泥集存》就明確分立「河外郡」「河閒郡」「河內郡」三條目，⁴⁶甚有理致。「河」之「外」「閒」「內」顯然是以「河」為參照物的方位而得名。「河外」與「河內」相對。春秋戰國不同國家由於所處方位不同，「河外」的含義也有差異，如春秋時晉人的「河外」可指河西與河南（《左傳·僖公十五年》楊伯峻注），⁴⁷戰國時魏、趙基本承襲其稱（《史記·秦本紀》〈魏世家〉〈蘇秦列傳〉〈張儀列傳〉張守節正義）。⁴⁸秦人建都於黃河以西，「河外」則是指河東。《戰國策·齊策一》「魏效河外」，⁴⁹《史記·張儀列傳》《資治通鑑·周赧王四年》作「梁效河外」，胡三省注：「河外，秦蓋以河東為河外，梁則以河西為河外，張儀以秦言之也。」⁵⁰傳世古書所見「河外」多與三晉（魏、趙、韓）相關，河外設郡則不見記載，這是出土秦制封泥帶來的新知。有關它與已知秦郡（如河東郡、三川郡、東郡）的沿革變化關係尚待深究，不過隨著新材料增多，它指代一個確切的區域且無需與「河閒」（河閒郡，或歸巨鹿郡）牽合，已越來越得到認定。⁵¹

經此一番辨正，可知過去據以認為「外」有「閒」音的文獻證據都是不可靠的。「外」無「閒」音可以明確下來，那麼當它作諧聲偏旁時情況又如何呢？這裡有必要重點談談「笄」字。

⁴⁵ 擬補及討論詳參孫慰祖，〈封泥發現與研究的歷史回顧和當代認知〉，孫慰祖主編，《中國古代封泥全集》（長春：吉林美術出版社，2022），頁22。

⁴⁶ 劉瑞，《秦封泥集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頁779-781, 814, 943-945。

⁴⁷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90），頁352。

⁴⁸ 司馬遷撰，裴駟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頁219-220, 1860-1861, 2246, 2296。

⁴⁹ 劉向集錄，范祥雍箋證，范邦瑾協校，《戰國策箋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頁548-551。

⁵⁰ 司馬光編著，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6），頁96。

⁵¹ 詳參王偉，《秦璽印封泥職官地理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頁355-356；晏昌貴，《秦簡牘地理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7），頁41-42；劉瑞，《秦封泥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頁1183-1186；孫聞博，〈新見封泥與秦中央職官用印〉，中國社會科學網 (https://www.cssn.cn/lxx/202301/t20230106_5578506.shtml，2023.01.06)。

「筭」最早見於上世紀七〇年代出土的中山王譽壺（《集成》09735），銘文中用為「載之筭（簡）筭（策）」的「簡」。不少學者贊同過去張政烺、于豪亮等先生的看法，將「筭」所從之「外」視為「閑」的簡省，或徑言「外」聲，釋為「簡」的異體。⁵² 在新近發布的清華簡《五紀》篇中又兩見此字，整理報告皆讀為「簡」，辭例分別為「后帝省己，修歷五紀，自日始，乃旬筭（簡）五紀」（簡 2）、「筭（簡）揚於箕」（簡 79）。報告注釋言第一個「筭（簡）」表示核實，第二個「筭（簡）」表示選擇，⁵³ 皆可信從。「筭」讀「簡」沒有問題，既然聲符「外」本無「閒」音，為了溝通讀音，研究者自然很容易聯想到是「閑（閒）」省聲。古文字裡的省聲字通常不是一開始就省聲，而是在使用過程中由一般的形聲字改成省聲字。⁵⁴ 反觀「筭」字，出土文獻中卻從不見其完整未省之形的「簡」，這就不免啟人疑竇。近年鄔可晶先生撰文指出，過去學界將西周金文中、、（箴）等字釋為「散」是很有問題的，該字从竹从支从月而非从肉，據有關線索推斷當讀牙音元部，可能是閒隙的「閒」的異體，也可能是揀擇之「揀」的初文，該字與「筭」有關。⁵⁵ 此說誠為可參。「箴」與上舉簡篋蓋之（「簡」）字都含有「（筭）」。「筭」變作「筭」僅一步之遙，與「閒」變成「閑」也完全平行，都是累增了「卜」旁。「筭」當然有可能是從「箴」字省「支」而來（猶戰國文字「散」可省「支」旁作「臂」），但結合簡篋蓋「簡」字的寫法來看，「筭」大概本就是「閒」字的一個異構。「筭」从竹从月，會叢竹閒月之義，是「筭」字的直接來源。鄔文在論及簡篋蓋器主人名的

⁵² 諸家說詳可參張世超、孫凌安、金國泰、馬如森，《金文形義通解》（京都：中文出版社，1996），頁 1060；黃德寬，《古文字譜系疏證》，頁 2423；曾憲通、陳偉武，《出土戰國文獻字詞集釋》，頁 2348-2350。

⁵³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黃德寬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拾壹）》（上海：中西書局，2021），頁 90, 116。另，第二個「筭」整理報告還錄有讀「箴」一說，賈連翔先生即主張「筭揚於箕」讀為「箴揚於箕」，又認為「旬筭五紀」可讀為「均辨五紀」或「均徧（遍）五紀」，見賈連翔，〈清華簡《五紀》的「箴揚千箕」與「外」聲字的唇喉通轉現象〉，中國古文字研究會、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西南大學出土文獻綜合研究中心編，《古文字研究》第 34 輯（北京：中華書局，2022），頁 364-368。因新說在釋字和文意上皆有可商，故此不取。

⁵⁴ 參看裘錫圭，《文字學概要（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頁 158。截取分化而帶有母字讀音的諧聲與省聲有別，需另當別論。

⁵⁵ 鄔可晶，〈古文字中舊釋「散」之字辨析〉，發表於臺灣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中國文字學會主辦，「第三十三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新北：輔仁大學，2022.05.28-29）。

「簡」字時已經提出懷疑，認為這個「簡」字可能就是「閒」字的繁形古體，表示竹林間掩映的月光透過門的縫隙照射進來，整體像一幅畫，「閒」「筭」二字似可認為都是從此繁形古體簡省分化而來，或是「閒」「筭」兩種「閒」字的糅合。⁵⁶ 無論何種情況，「筭」都不會是為竹簡的「簡」而造。清華簡《五紀》簡76「筭（簡）揚於箕」的「筭」用為選擇的「簡」正是「揀」字。「簡擇」古書也作「揀擇」，與「閒隙」義也相因。北大秦簡《醫方》中講調治腸辟的部分有言「取稻米，善簡析」（簡4-261）云云，「簡析」讀為「瀦淅」，指淘洗稻米。⁵⁷ 虎溪山漢簡《食方》中也有淘米的記載，常作「漬析穡澗」（簡4、6、99）或「漬析穡澗」（簡3、197、198、199），與秦簡的「簡析」並觀，⁵⁸「澗」也讀為「瀦」。表淘米的「瀦」是「簡（揀）」的分化字。《齊民要術·煮糲》：「斷箕瀦出滓。」繆啟愉先生校語言「斷箕」不可解，疑是「淅箕」之誤，「淅箕」即「淘米箕」，有箕形也有圓筐形。⁵⁹ 淅米時所用簸箕筐篩之屬，就是起到閒隔攔截過濾篩汰的作用，猶「閒」中之「門」、「筭」中之「竹」，與簡文所謂「筭（簡）揚於箕」正相切合。⁶⁰「筭」所从「竹」旁本是其整體圖形式表意字的一部分，字源上與形聲字「簡」（退一步講，即便是從簡蓋蓋的「簡」之類寫法進一步調整、重新分析而來）有本質區別，當然不能簡單化地處理為「筭」是「簡」的省聲字。⁶¹ 循此，若將中山王譽壺中「筭」用為簡策之

⁵⁶ 鄒可晶，〈古文字中舊釋「散」之字辨析〉。

⁵⁷ 陳侃理，〈北大秦簡中的方術書〉，《文物》2012.6：94。

⁵⁸ 陳寧，〈虎溪山漢簡《食方》字詞零札〉，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辦，《簡帛》第25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頁186-188。

⁵⁹ 賈思勰著，繆啟愉校釋，《齊民要術校釋（第二版）》（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1998），頁642-643。

⁶⁰ 回頭我們再看金文「𦉳」字。謝明文先生認為是「闌」和「閒」因音近而產生的糅合之形，見謝明文，《商代金文研究》，頁474。今據「闌」和「簡（揀）」音義本相接近，「𦉳」也可能是「闌」「閒」一字分化的母字。

⁶¹ 當前明確可分析為从竹閒聲的形聲字「簡」最早見於石鼓文《田車》的𦉳，辭例為「四（駟）介既簡（閑）」。徐寶貴先生指出這個字在此詩句中本當作「閒」，但由於石鼓文喜用結構繁複的字，所以使用了从竹閒聲的「簡」字。這猶如《作原》篇「亞箬其華」，本應作「亞若其華」，但卻使用了从竹若聲的「箬」字。可以說，石鼓文使用从竹的這幾個字，只是為了取其筆畫繁茂，其所从之「竹」與詩意無涉。是說見徐寶貴，《石鼓文整理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812。另漢語大字典字形組編，《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85），頁1701附錄收有見於處士許岐等題名殘碑陰可隸作「然」的字，學者或據戰國古文「外」和「閒」的關係，類推將之釋為「爛」，如今看也是可疑的。

「簡」視為假借其實也不為過，猶同出自中山王墓的姁盜壺銘（《集成》9734）用「茅」表示菟苗的「苗」。⁶²

值得注意的是，在近期發布的清華簡《參不韋》中有新見字「誓」（兩見）和「苔」（一見），二者皆與「敵（播）」搭配或連用，所表顯是一詞，辭例分別為「敵（播）誓（簡）百董，砵（勸）朘（乂）陰陽」（簡 2-4）、「敵（播）誓（簡）乃化而買之」（簡 46-47）、「萬民唯自敵（播）自苔（簡）」（簡 61-62）。整理報告將「誓」「苔」都讀為「簡」，取「辨別檢閱」之義，⁶³當可從。研究者或改讀「誓」「苔」為「刈/艾」「藝/執/藝」等，⁶⁴從字際關係及音理上看反而是捨近求遠。「誓」「苔」係以「芬」為核心構件，「辨別檢閱」與「核實」「選擇」有引申關係，由構形關聯和表詞達義的相似性不難推斷，它們應與《五紀》的「笱」字有關。⁶⁵疑「芬」原作「笱」，同「笱/笱」

⁶² 中山三器銘文中並列雙音節詞組往往採用相同的表意偏旁，除「笱（簡）簞（策）」外，還有「嬰（夙）夜」「茅（苗）萑（蒐）」「狃（田）獵」「訢（謖）」「備（傳）姆（姆）」「懋（謀）忌（慮）」「惠（憂）愁（勞）」「社稷（稷）」等。因有辭例搭配及器組銘文內部特徵的限制，不排除當時的古人已不明曉「笱」字的來源，把它直接當成簡策的「簡」字來用。聯繫「冊」和「柵」的關係看，簡策的「簡」和簡擇的「簡（揀）」大概還是有詞源上難以割裂的關聯（都與「間隔」義有關），只是距離已較遠。

⁶³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黃德寬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拾貳）》（上海：中西書局，2022），頁 111。報告還認為「誓」和「苔」係一字異體，謂「易言旁為口旁」，蓋指「言」和「口」義符通用，此則恐未妥當。「苔」所從之「口」可能僅是贅符，即「苔」係「芬」的繁體（「芬」字討論詳下）。類似現象古文字多見，與表言說義的「口」旁無關。

⁶⁴ 程浩，〈清華簡第十二輯整理報告拾遺〉，《出土文獻》2022.4：25-26；吳銘，〈清華簡《參不韋》與「播」字連用的「外」聲字試詁〉，「吳銘訓詁札記」微信公眾號 (<https://mp.weixin.qq.com/s/Xd-0CA4vefQSVqsjkomWpw>，2023.01.11)；吳銘，〈藝、艾相亂現象發凡——藝字試探之二〉，「吳銘訓詁札記」微信公眾號 (<https://mp.weixin.qq.com/s/McK6oqaq5nQshRjkTkfBOw>，2023.01.13)。

⁶⁵ 「芬」還見於三晉古璽和貨幣文，辭例作地名「上芬」，學界舊多從裘錫圭先生讀為「上艾」，指《漢書·地理志》太原郡上艾縣，見裘錫圭，〈戰國貨幣考（十二篇）〉，氏著，《裘錫圭學術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頁 211，原載《北京大學學報》1978.2：69-83。此說實有疑問。一則若取「芬」从「外」聲，「外」「乂/艾」古音開合相隔，難以徑通；二則所據相通的文獻佐證亦欠可靠。《國語·晉語一》：「國君好艾，大夫殆；好內，適子殆，社稷危。」韋昭注：「艾，當為外，聲相似誤也。好外，多嬖臣也。嬖臣害正，故大夫殆。」《韓非子·內儲說下》「艾」引作「外」。按「好艾」與「好內」對舉，「好艾」之「艾」確可能是「外」的誤字。不過「好艾」置於文中也大致能通。「艾」古可指美人。《楚辭·九歌·少司命》

本就都是「閒」或「揀」的表意初文。「筍/芬」不過是將「筍/筭」之「竹」旁換成了「艸」旁，掩映月光的竹林變成了叢草。早期文字中如「𦵏/𦵑（莫—暮）」和「𦵒/𦵓（朝）」恰可類比，它們之所以能表示傍晚和早晨，就是以「艸/𦵒」是否遮掩「日」（「朝」字還有「月」）來會意日落和日出，「艸/𦵒」有時還換成「林」旁，如「𦵔/𦵕（莫—暮）」等，「竹」「木」的屬性就更接近了。⁶⁶ 西周中期簋姬鼎（《集成》02029）中有「簋（閒/揀）」字作，鄔可晶先生認為該字「月」上構件近「林」形，當是「竹」增添「艸」而成的繁體，或「竹」旁換作義近之「林」旁。⁶⁷ 若以上分析符合事實，就更能表明「筍」與竹簡的「簡」各自所從的義符「竹」本不直接相屬。前者是從象物而來，後者僅是表材質。

除此之外，戰國文字其他以「外」為聲符的字（如下文將要講到的「𦵑」「𦵒」）就更無確據能與「閒」聲字建立聯繫。

二·「𦵑」係「𦵒（閒）」省，與「外」有別

戰國文字還有個同用為「閒」的「𦵒」字，从「刀」或作「刃」，與「𦵒」

「竦長劍兮擁幼艾」，洪興祖補注：「美女謂之艾。」見洪興祖撰，白化文等點校，《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74。《孟子·萬章上》：「知好色，則慕少艾。」趙岐注：「艾，美好也。」見阮元，《十三經注疏》，頁2734。「好艾」同「好外」類似，皆可指寵幸嬖臣美人之屬，與「好內」指貪戀妻妾姬侍也能呼應（結合《國語·晉語一》所敘是「驪姬之亂」的歷史背景），只是形式上就不如「好外」齊整貼切。總之，無論是音誤、義誤、形誤抑或皆有糾葛，已與純粹的音通有別，自不宜推演為兩聲符字的通用。過去曹錦炎先生據「筍」「閒」揣測「芬」應讀「簡」，「上簡」得名與古代九河之一的簡河有關，在今河北東光之南、山東德縣之北。見曹錦炎，〈讀《先秦貨幣文編》札記〉，《中國錢幣》1984.2：67。郭若愚先生也從「閒」音入手，讀「上芬」為「上閒」，謂山西平陸縣西五十里有「閒田」，今名「閒原」，「上閒」即在其地。見郭若愚，〈三孔布幣面文字再考釋及其鑄造年代之探究〉，氏著，《先秦鑄幣文字考釋和辨偽》（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頁27，原載《中國錢幣》1994.2：26-31。按曹、郭二說皆值得留意。

⁶⁶ 以上甲骨字形採自李宗焜，《甲骨文字編》（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485-487；劉釗主編，《新甲骨文編（增訂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頁34-35。注意上述所講與秦漢文字中因隸變造成的「竹」旁和「艸」旁相混情況不同。

⁶⁷ 鄔可晶，〈古文字中舊釋「散」之字辨析〉。這種寫法的「簋」無疑對它訛混作「散」創造了條件。

並見於楚文字（此含曾文字）。舊或以為「闕」从「刂」聲，⁶⁸ 但於音不切，此與上文所論「閒」非諧「月」聲同理，此不再贅論。「闕」「閑」僅有从「刀/刃」从「卜」之別，黃錫全先生曾謂「闕」是「閑」之訛。⁶⁹ 就共時層面的變化看，訛變說固有可取，但置於整個戰國文字系統中，「卜」旁如此規模地訛成「刀」就比較罕見，似也未見有他字可資比證，這當中很可能還有過去尚未注意到的構形理據（詳下）。

「闕」可徑省作「刃」（「刀」亦或作「刃」），已見於天星觀、包山、望山、郭店等戰國楚簡。⁷⁰ 「刃」為「闕」省還沾染形成了一系列以之為聲的諧聲字，如包山簡「鄙邲」（簡 103、115）在曾姬無卣壺（《集成》9710、9711）作「蒿闕」，「邲」从「刃（闕）」聲；帛書《陰陽十一脈灸經》乙本用為「肩」的「瘰」，是「病閒」之「閒」的專字等等。⁷¹ 《說文·筋部》：「筯，筋之本也。从筋〔省〕、从死省聲（小徐本作『从筋、死省聲』）。臄，筯或从肉、建。」⁷² 《說文》對「筯」的字形分析顯不可信。「筯」秦漢文字从「刀」不从「力」，《說文》小篆从「力」是其訛體，「筯」可能本也从「刀」。張麗娜女士和李春桃先生認為「筯〈筯〉」是从竹刃聲，據《說文》或體「臄」與「閒」讀音相近（皆見母元部開口），推測「筯〈筯〉」可能同中山王譽壺的「筯」都是「簡」的異體，許慎因其與「筯」字形近而誤識。⁷³ 按上文已知「筯」更可能是「筯」增「卜」旁而來，則「筯〈筯〉」也可能是「筯」添加「刀」旁的分化字，與下文將要論及的「閒」增益「刀」旁分出「闕」的演變路徑是完全一致的。

⁶⁸ 如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頁 913；李守奎、賈連翔、馬楠，《包山楚墓文字全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頁 172, 432 按語。

⁶⁹ 黃錫全，《汗簡注釋》（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0），頁 409。

⁷⁰ 詳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望山楚簡》（北京：中華書局，1995），頁 97 注六五；李守奎，《楚文字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頁 669；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 994；俞紹宏、宋麗璇，〈楚簡「闕」字補釋〉，《語言研究》2021.1：86-90。按，末者主「閑」从「外」亦聲則失之。

⁷¹ 有關「瘰」的考釋參看施謝捷，〈簡帛文字考釋札記（三續）〉，張德芳主編，《甘肅省第二屆簡牘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頁 629-630。

⁷² 許慎，《注音版說文解字》，頁 85；徐鍇，《說文解字繫傳》，頁 82。

⁷³ 張麗娜、李春桃，〈古文字形體釋讀（五篇）〉，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華東師範大學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華東師範大學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編，《中國文字研究》第 23 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6），頁 52-53。

談到「刃」字就不得不論及與之關係密切的「剛」，後者見於新蔡、九店等楚文字材料及晉系官璽。「剛」或作「削」，蓋其未省之形，清華簡《算表》等已經證實是用為二分之一的「半」。學界對「剛/削」有「辨」「胖」「判」等釋，⁷⁴ 至今尚未定論，不過諸字字義明確有同源關係，⁷⁵ 具體釋為何字倒不致有實質性矛盾。過去曾將「刃」與「剛/削」混為一談，癥結就出在古文字「夕/月」旁與「肉」旁形近易混造成的糾纏。經李學勤、董珊等先生疏證，「刃」从「夕/月」、「剛/削」从「肉」的區別特徵已大致可以廓清，偶見「剛/削」从「夕/月」（如信陽簡 2-016 ：~鎰；2-010 ：徑四寸~寸）也應看成訛體，不具代表性。⁷⁶

不過，近年新出的材料似又有可能打破這一格局。據整理湖北荊門嚴倉 1 號戰國楚墓竹簡的學者披露，嚴倉遺冊載有關於一些物品尤其是絲織物、席子的長、寬或大小的詳細記錄，集中出現了不少當時的度量單位和分數詞語料，十分珍貴。其中有 3 例是明確用為計數的「刃」（「刀」或作「刃」），形體明確的「剛」僅 1 例，與「半」（9 例）、「分」（3 例）並見，都表示二分之一。⁷⁷ 文中將「刃」與上舉所謂訛體的信陽簡二字（2-016 和 2-010）相聯繫，從黃錫全等先生釋為「刃（閒）」，認為「刃」之「半」義是「中間」義的引申，⁷⁸ 似主張與「剛/削」字相區分。僅就用字書寫習慣考慮，我們更傾向於嚴倉簡表「半」義的 3 例「刃」仍是「剛/削」的訛寫，與唯一一例「剛」所記也仍是一詞。只是受限於當前所見樣本材料的不足，其中的細節問題尚不易完全釐清。不過新材料的出現倒是進一步揭示了當時在記表 {半} 義時，「剛」「刃」書寫易混的客觀事實。⁷⁹ 在表示與 {半} 相關的義域下，「刃」所从之「刀」也完全能被重新

⁷⁴ 為李學勤、白於藍、董珊等先生釋，各家說法及評述可詳參較晚出之董珊，〈楚簡簿記與楚國量制研究〉，氏著，《簡帛文獻考釋論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頁 182-188, 218，原載《考古學報》2010.2：171-206。

⁷⁵ 參看王力，《同源字典》（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頁 523-524。

⁷⁶ 董珊，〈楚簡簿記與楚國量制研究〉，頁 182-184。信陽簡字形及所附摹本亦取自此文。

⁷⁷ 李天虹、蔡丹，〈嚴倉一號楚墓遺冊所見度量單位和分數詞〉，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辦，《簡帛》第 20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頁 26-28。

⁷⁸ 黃錫全，〈試說楚國黃金貨幣稱量單位「半鎰」〉，氏著，《先秦貨幣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1），頁 236, 238-239，原載《江漢考古》2000.1：56-62；劉國勝，〈信陽長臺關楚簡《遺冊》編聯二題〉，《江漢考古》2001.3：67；又劉國勝，《楚喪葬簡牘集釋》（北京：科學出版社，2011），頁 6，則放棄舊說。

⁷⁹ 大範圍的訛混可以聯想楚簡中的「淫」常作「涇」。

分析為義符，以示間別析分，與楚文字表四分之一含義的「折」所從之「斤」旁同理，⁸⁰ 如此也就更不必視作是從「闕」的「卜」旁訛來。有研究者推斷「闕」可能是從「閒」直接增益「刀」旁而來，⁸¹ 確有一定道理。

反觀「外」字則大為不同。內外的{外}是古今極常用的方位詞，表詞準確性決定了它用字表義只能趨於穩定單一，而絕不會選擇一個既能表外面的{外}又能表中間的{閒}的字形來混淆記錄（下節具體文例的辨析還會詳細談到）。⁸² 這是語言文字互動作用的結果，也是「勿」「外」根本有別的主因。

《古文四聲韻》卷四去聲泰韻「外」下有古文「**勿**」字（出自崔希裕《纂古》），李春桃先生追溯字形至郭店簡《老子甲篇》簡 23「天地之勿（閒）」的「勿」，⁸³ 可從，但以音近溝通則有失允恰。如「**勿**」確係源自戰國文字，置於「外」字下大概只能歸結於後人誤認誤植，類似現象在傳抄古文字中並不罕見。⁸⁴

戰國文字「閒、闕、闕、勿」是一字分化，「外」字與之無關。⁸⁵ 既然「勿」「外」不同，文字學上當然也不能籠統地以「勿」是「闕（閒）」省而類推「外」也是「闕（閒）」省。

這裡還有個問題需略作交代。據清華簡《繫年》顯示，戰國時行政單位「縣」可記作「闕」及「闕」聲字，既有用作名詞又有作動詞（意動），這是前所未見的用字現象。後來學者又據此規律陸續指出其他文獻的類似用例（如將上舉

⁸⁰ 熊長云，〈「折」為四分之一考〉，《出土文獻》2023.3：105-108。

⁸¹ 俞紹宏、宋麗璇，〈楚簡「闕」字補釋〉，頁 89。

⁸² 有學者已經意識到「閒」和「外」在用字上是相隔有別的。如劉傳賓先生就指出，從用字習慣來看，「閒」字可省寫作「勿」，但從未見有寫作「外」的，應是為了與「外」字區別而有意為之，見劉傳賓，〈《清華九》研讀札記〉，中國古文字研究會、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西南大學出土文獻綜合研究中心編，《古文字研究》第 34 輯（北京：中華書局，2022），頁 382。

⁸³ 李春桃，《古文異體關係整理與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6），頁 218；李春桃，《傳抄古文綜合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頁 425。

⁸⁴ 有關古文誤認誤植問題詳參李春桃，《傳抄古文綜合研究》，頁 66-98, 115-123。

⁸⁵ 舊有釋文作「外（闕—閒）」者，有一部分應改為「勿（闕—閒）」更準確，如復旦吉大古文字專業研究生聯合讀書會，〈上博八《子道餓》校讀〉，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 (<http://www.fdgwz.org.cn/Web/Show/1591>，2011.07.17)；陳劍，〈《上博（八）·子道餓》補說〉，氏著，《戰國竹書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頁 434，原載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 (<http://www.fdgwz.org.cn/Web/Show/1603>，2011.07.19)。

「鄣邠」「蒿闕」讀為「郊縣」等等⁸⁶)。一般認為上古時「縣」是合口字，「闕/闕」是開口字，若「闕」能用為「縣」，似與「闕」不諧合口之「別」聲矛盾，但其實不然。與「霽」聲字如「霽、還、鄂」等確切合口字表示的{縣}（姑記作「縣 1」）⁸⁷不同，「闕」等字所記錄的{縣}（姑記作「縣 2」）是開口詞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如「縣」在後來典籍字書韻書中還載有「奚見切」「形甸切」「興茜切」「希現切」「兮建切」等反切，及「音現」「音獻」「音憲」等音注，⁸⁸昭示「縣」有開口的異讀。過去通常認為「縣」的這一異讀是較晚出的產物，現在新材料有可能會將其歷史層次提前。至於{縣 1}{縣 2}是特殊音變抑或是兩個不同詞（如方言詞）的合流，還有待進一步考究。總之，以「闕」表「縣」有其典型性，起碼不可據此反推「闕/闕」也有合口音是確切的，更不會成為「閒/闕/闕」不諧「月/外/別」聲的反證。

三·舊說「外」「閒」相通之例辨議

過去對「外」「閒」通諧存有誤解，以致引發文獻考據的種種異說。現在清楚「外」「閒」非諧非通，就有必要對之前一些誤釋誤讀重加審訂。

⁸⁶ 詳參馬楠，〈清華簡第一冊補釋〉，《中國史研究》2011.1：96-97；魯鑫，〈新發現的幾則有關楚縣的戰國文字資料〉，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網 (<http://www.bsm.org.cn/?chujian/6090.html>，2013.09.18)。另有研究者根據「闕/闕」可讀為「縣」，類推戰國楚墓及秦漢墓所出漆耳杯銘中的「外」也能讀為「縣」，如譚生力，〈沙洋塌塚楚墓漆器文字釋讀商榷〉，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鄔文玲、戴衛紅主編，《簡帛研究》2021 春夏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1），頁 105-108。此說無論在用字、構字還是古音理據上皆不可行。已有研究者指出，耳杯銘中的這類「外」字更可能是位置或功能的標識，與下文還會提到的「外廚」之「外」相類，說詳見范常喜，〈望山橋楚墓漆耳杯銘「外杯」試解〉，氏著，《出土文獻名物考》（北京：中華書局，2022），頁 173-178，原題〈「外杯」試解〉，《文物》2018.9：94-96；陳夢兮，〈湖北沙洋塌塚楚墓漆耳杯補釋〉，《江漢考古》2022.6：111-112。

⁸⁷ 詳周波，《戰國銘文分域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頁 62, 99, 108-111, 126, 133, 136。

⁸⁸ 參看宗福邦、陳世鏡、于亭主編，《古音匯纂》（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頁 1658-1659。

(一) 清華簡《趙簡子》之「車甲外」

清華簡《趙簡子》由十一支簡組成，全篇內容由兩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范獻子對趙簡子的進諫，第二部分是趙簡子和成鱗的問答。後者主要論及國家治理中政之得失的問題，其中有如下一段闡述：

昔吾先君獻公是居，掌有二宅之室，以好士庶子，車甲外，六府盈，宮中六竈并六祀，然則得輔相周室，亦知諸侯之謀。（簡 7-8）

整理報告於「車甲外」末有注解言：《詩·蟋蟀》：「職司其外」，朱熹《集傳》：「外，餘也。」一說「車甲」從上讀，「外」連下讀，指宮外，與下「宮中」相對。⁸⁹ 後續研究者多從報告釋文句讀，但對「外」的含義則有不同理解，或求破讀為「完」⁹⁰、「堅」⁹¹、「閑/閒」⁹²、「簡」⁹³等，或謂「外」為方位詞作動詞用，「車甲外」即車甲施於外，⁹⁴ 或訓「外」為「拋棄，廢置」。⁹⁵

讀破之說基本立足於「外」為「閑」省或與之有諧聲關係的基礎上，如今看來已不足取。「外」確當如字解，但諸家所訓亦未達一間。「車甲外」與「六府盈」對舉，「六府」報告說是指職掌收藏各類物資，近是。「六府」古書中也可指掌管貢賦稅收的六個府庫。《禮記·曲禮下》：「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⁹⁶ 概言之可代指國之內政經濟民生諸事。與之對應，「車甲」非實指兵車和鎧甲等軍備，而是泛稱指代干戈戎事。

⁸⁹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柒）》（上海：中西書局，2017），頁 109 注釋〔十九〕。

⁹⁰ 段凱，〈讀清華簡第七冊札記二則〉，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出土文獻》第 12 輯（上海：中西書局，2018），頁 171-174。

⁹¹ 羅濤，〈《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七）》釋讀拾遺〉，《漢字漢語研究》2019.4：82。

⁹² 子居，〈清華簡七《趙簡子》解析〉，中國先秦史網站 (<http://xianqin.byethost10.com/2017/05/29/383>，2017.05.29)；顧史考，〈清華簡柒《趙簡子》初探〉，香港浸會大學饒宗頤國學院主辦，陳致主編，《饒宗頤國學院院刊》第 6 期（香港：中華書局，2019），頁 365。

⁹³ 金字祥，〈戰國竹簡晉國史料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9），頁 305-306；楊菁，〈讀清華簡劄記三則〉，《中國文字》2021 夏季號（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21），頁 259-260。

⁹⁴ 邴尚白，〈清華柒《趙簡子》新探〉，發表於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主辦，「出土文獻與商周社會」學術研討會（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2019.10.18-20）。

⁹⁵ 章丹悅，〈出土戰國西漢簡帛文獻所見晉國史料輯證〉（上海：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碩士論文，2020），頁 178-179。

⁹⁶ 阮元，《十三經注疏》，頁 1261。

《逸周書·武紀》：「車甲之間有巧言令色，事不捷」，唐大沛：「車甲之間，武事」。⁹⁷ 此猶「兵甲、甲兵」不僅能實指兵器鎧甲，也能指代戰爭。《戰國策·秦策一》：「明言章理，兵甲愈起。」⁹⁸《禮記·燕義》：「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⁹⁹《左傳·哀公十一年》：「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¹⁰⁰「車甲外」之「外」是相對於前後文「二宅之室」及「宮中」而言，即謂車甲在宮室之外。戰事在外，府藏豐盈，言下之意就是國力殷實，即猶《鹽鐵論·輕重》所謂：「兵甲不休，戰伐不乏，軍旅外奉，倉庫內實。」¹⁰¹ 這與古書中說晉獻公在位時多征伐事，如「并國十七，服國三十八，戰十有二勝」（《韓非子·難二》）¹⁰² 等記載也是相合的。

（二）上博簡《卉茅之外》之「卉茅之外」

《卉茅之外》是近年由曹錦炎先生披露的上博簡逸詩，共三支簡。竹簡無僻字，但詩旨晦澀頗不易解。目前學界已有不少討論，但多有分歧。參酌諸家意見，先將要討論的語句所在小節（前四句）釋文如下：

卉（艸）茅之外，役敢承行（陽部）？喉舌寔（杜）¹⁰³ 塞，安（焉）能聰明（陽部）？舊（久）立不扶（眷），措足安（焉）奠（定）（耕部）¹⁰⁴？多窻（廟一貌）寡情（耕部），¹⁰⁵ 民故弗敬（耕部）。

曹錦炎先生認為「卉茅之外」之「外」即內外之「外」，言「草茅」本指野草，引申為草野、田野、民間，多與「朝廷」相對，「草茅之外」是說位於朝廷的

⁹⁷ 黃懷信等，《逸周書彙校集注（修訂本）》，頁1074。

⁹⁸ 劉向，《戰國策箋證》，頁142。

⁹⁹ 阮元，《十三經注疏》，頁1690。

¹⁰⁰ 阮元，《十三經注疏》，頁465。

¹⁰¹ 王利器校注，《鹽鐵論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2），頁180。

¹⁰² 王先慎，《韓非子集解》，頁368。

¹⁰³ 從孟蓬生先生說，見孟蓬生，〈上博簡《卉茅之外》初讀〉，北京師範大學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編，《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25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0），頁196-206。

¹⁰⁴ 「奠」「定」音義皆有聯繫，此處蓋求押韻讀為耕部的「定」音，亦或本就讀「定」。又下句末字「情」與「定」「敬」雖同為耕部但聲調不同，據韻例也可以認為不入韻。此承蒙張富海先生賜教，謹致謝忱。

¹⁰⁵ 從蔡偉先生說，見〈讀簡叢札·上博簡《卉茅之外》補證二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10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頁191。

人。¹⁰⁶ 學者或謂「草茅之外」猶「草茅之中」，「草茅之中」見郭店簡《唐虞之道》、上博簡《子羔》、《戰國策·趙策四》及《管子·戒》等古書，主張「草茅之外」應讀為「草茅之間」。¹⁰⁷ 也有學者認為「外」應破讀為「劓」或「刈」。¹⁰⁸

按「艸茅之外」與「草茅之中」僅是語辭結構類同，不宜強為牽合。著眼於字際關係，若楚文字「外」字既可表內外之「外」，又能表中間之「閒」，詞義截然對立，與方位詞的準確表義也相悖離。《詩·魏風·十畝之間》「十畝之間」與「十畝之外」對言，「閒」「外」安大簡分別作「肩」（簡 82）和「外」（簡 83），又「桑者閑閑兮」之「閑閑」竹簡作「閑=（閒閒）」（簡 82），¹⁰⁹ 足見古人「閒」「外」用字涇渭分明，益知「艸茅之外」之「外」絕不讀「閒」，由「閒」立意的闡發就更難信從了。至於讀「外」為「劓」或「刈」也存在明顯的用字或音理障礙。

「艸茅之外」字面義是人身在草茅之外，也就是不在草茅之中。曹文謂「艸茅」代指民間當可從。「役敢承行」是由「敢」領起的反問句，訓「不敢」猶言「豈敢」，帶委婉語氣。古時行役無論兵役、勞役抑或因公務而役，通常需要親自出行跋涉，也就是深入「草茅之中」。現在人身於「艸茅之外」，言下之意就是為政者疏離了民間，猶言「外草茅」，那承擔行役之事自然就無從談起。「喉舌杜塞，焉能聰明」，學者多指出此句與言路堵塞有關。孟蓬生先生謂「喉舌杜塞」的主語是被統治者，「焉能聰明」的主語是統治者，亦是。「舊立不揆」可讀為「久立不眷」，「立」指居官登仕，如《孟子·梁惠王上》：「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¹¹⁰「揆」「眷」聲符相同，从「手」示作動詞，表眷顧垂愛。「久立不眷，措足焉奠」概言長期為官持祿又不垂顧百姓，就會手足無措，難以穩定。「多甯（廟—貌）寡情」指為政居官者表裡不一，虛情

¹⁰⁶ 曹錦炎，〈上博竹書《卉茅之外》注釋〉，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辦，《簡帛》第 18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頁 1-11。

¹⁰⁷ 孟蓬生，〈上博簡《卉茅之外》初讀〉，頁 197-198；李桂森、劉洪濤，〈上博竹書《卉茅之外》補釋〉，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鄔文玲、戴衛紅主編，《簡帛研究》2021 春夏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1），頁 13-15。下引孟、李、劉諸說皆出此二文，不另出注。

¹⁰⁸ 程浩，〈上博竹書逸詩《卉茅之外》考論〉，中國古文字研究會、河南大學甲骨學與漢字文明研究所編，《古文字研究》第 33 輯（北京：中華書局，2020），頁 520；程浩，〈清華簡第十二輯整理報告拾遺〉，頁 26。

¹⁰⁹ 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編，黃德寬、徐在國主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一）》（上海：中西書局，2019），頁 44, 124。

¹¹⁰ 阮元，《十三經注疏》，頁 2671。

假意，自然不能為百姓所敬。此詩以第三者的視角（可以是居官者，可以是平民，或儒者等）規勸為政治事要深入親近體察民情，關愛百姓，方得民愛民敬。四個分句的前一句皆是在位者不好的舉措，後一句皆是因此而導致的結果，環環相扣，步步推進，最末一句才點明落腳在「民敬」上。董珊先生指出這首逸詩與為政有關，與《為吏之道》等文獻可比較，¹¹¹ 甚有道理。尤可注意，古書所見「草茅之中」多化用自堯舉舜事（如郭店簡《唐虞之道》、上博簡《子羔》、《戰國策·趙策四》等）。舜被賞識前是身在「草茅之中」，由堯拔擢任事為政後，當然就是「草茅之外」。《管子·戒》：「是故身在草茅之中，而無備意。南面聽天下，而無驕色。如此而後可以為天下王。」¹¹² 文中「草茅之中」與「南面聽天下」對言，更可為證。

（三）清華簡《邦家之政》之「其位授能而不岔」

清華簡《邦家之政》原由十三支簡編聯而成，今缺第一、二簡，存十一支。簡文是假託孔子與某公對話的形式闡述治國為政的理念，涉及節用、尚賢、薄喪、均分等等主張。在論及使國家長治久安具體做法的部分（簡3至簡7上半）有如下一段話：

其味不齊，其政平而不苛，其位授能而不岔，其分也均而不貪。（簡4）
整理報告謂「岔」即「外」，疏遠，引《戰國策·趙策二》：「是以外賓客遊談之士」，鮑注：「外，疏之也。」¹¹³ 整理者李均明先生在另文中解釋此句為「任用有才能的人而不嫌棄他」。¹¹⁴ 研究者對該說多有質疑，或主張讀為「聞」，訓「代」¹¹⁵、訓「隙」¹¹⁶、或謂指離開。¹¹⁷

¹¹¹ 董珊，〈上博簡《艸茅之外》的再理解〉，「先秦秦漢史」微信公眾號 (<https://mp.weixin.qq.com/s/BWcegJNuyipVmqHD-ICU0A>，2019.07.30)。

¹¹² 李鳳翔撰，梁運華整理，《管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510。

¹¹³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捌）》（上海：中西書局，2018），頁123。

¹¹⁴ 李均明，〈清華簡《邦家之政》的為政觀〉，《清華大學學報》2018.6：170。

¹¹⁵ 王寧先生說，詳參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讀書會，〈《邦家之政》集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 (<http://www.fdgwz.org.cn/Web/Show/4407>，2019.03.24)。本節引讀書會說皆出此文，不另出注。

¹¹⁶ 陳偉，〈清華簡《邦家之政》零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8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頁183-184。

¹¹⁷ 陳斯鵬，〈清華大學所藏竹書《邦家之政》校證〉，《中山大學學報》2019.6：108。本節引陳斯鵬先生說皆出此文，不另出注。

「𡗗」从「外」聲當無可疑，但與「閒」音無關。「𡗗」是「外」的累增字，从「止」表示動作。《說文·夕部》：「外，遠也。」報告所釋本可信從，但引《戰國策·趙策二》為證則不貼切，若解「外」為「嫌棄」亦未中肯綮。石小力先生從報告釋，援引《荀子·王霸》：「人主則外賢而偏舉，人臣則爭職而妬賢，是其所以不合之故也」，楊倞注：「外賢，疏賢也」，又《文子·自然》：「去恩慧，舍聖智，外賢能，廢仁義，滅事故，棄佞辯，禁姦偽，則賢不肖者齊於道矣」云云申論，是對文意很好的補充。¹¹⁸ 陳斯鵬先生指出簡文之「位」是官位、職位而非王侯之位，亦是。北大漢簡《趙正書》簡 24-26：「今國危敵比，鬪士在外，而內自夷宗族，誅群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鬪士之意離也。」¹¹⁹ 同樣是子嬰的進諫，《史記·蒙恬列傳》作：「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羣臣不相信而外使鬪士之意離也。」¹²⁰ 這裡的「不相信」「意離」云云皆是疏遠的表現，所敘恰可與「其位授能而不𡗗(外)」的「𡗗(外)」相印證。「其位授能而不外」義謂授官給有才能的人而不疏遠(也可理解為排斥)他。竹書本段最末(簡 6-7)有小結云「如是，則視其民必如腸矣，下瞻其上如父母，上下相復也，如是者恆興」，「如腸」「如父母」「相復」云云正與「不外」呼應。

(四) 上博簡《武王踐阼》之「士難得而易輦」

上博簡《武王踐阼》存十五支簡，內容與傳世的《大戴禮記·武王踐阼》近似。¹²¹ 竹簡本講武王在其席之四端、機、鑑等器物上銘寫警句以自誡，其中在「𡗗(牖)」(也有學者釋「戶」，詳下)上所作的箴銘為：

位難得而易送(遠(失))，**士難得而易輦**。(簡 10)

最早整理者既已分析「輦」是从「外」聲，讀「外」訓為「疏遠」，頗得學者所

¹¹⁸ 石小力，〈清華簡第八輯字詞補釋〉，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與保護中心編，黃德寬主編，《清華簡研究》第4輯(上海：中西書局，2021)，頁186。

¹¹⁹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頁191。

¹²⁰ 司馬遷，《史記》，頁2568。

¹²¹ 傳本據方向東，《大戴禮記彙校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8)。

信。¹²²但也有不少學者是以讀離間之「閒」立論，或另闢蹊徑，認為「輦」讀為「逸」。¹²³

「輦」从「外」聲無疑，與以母質部的「逸」聲韻開合皆別，又乏相通確例，自難有通讀之理。¹²⁴《武王踐阼》此句最能與例（三）之「其位授能而不𡗗（外）」合讀。今知「𡗗」讀「外」，「輦」也當如是解讀為「外」。近出《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即錄此讀，¹²⁵甚是。劉洪濤先生曾指出《武王踐阼》中銘文跟所銘器物的特點之間一定存在某種聯繫，並據簡文「位難得而易失」在傳本中所對應的「名難得而易失」一句為「戶」之銘而非「牖」之銘，主張整理者釋為「𡗗（牖）」之字實為「戶」字之訛。¹²⁶這種情況當然是可能存在的。若循此思路回顧前文我們對「閒」「外」關係的疏釋，「門戶」之於「疏外」的關聯就更加自然緊密了。

明確「輦（外）」的音義線索，對進一步考訂車名「輦」之所指尤為關鍵，詳（五）。

（五）楚簡所見車名「輦」

曾侯乙墓簡和天星觀楚簡遺冊中載有豐富的車馬器資料，其中有車名「輦」（或作「輦」。為論述方便，姑並記作「輦」¹²⁷），作「輦＝」者可視作「輦

¹²²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161；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上博七·武王踐阼》校讀〉，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3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頁262。

¹²³ 為免繁瑣，諸家意見及出處可詳參侯乃峰，《上博楚簡儒學文獻校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頁325；劉洪濤，〈上博竹簡訛字考證二題〉，趙平安主編，石小力副主編，《訛字研究論集》（上海：中西書局，2019），頁166-167。

¹²⁴ 主張二者能通者是以「輦」有異體作从「𡗗」（詳下文注），又「𡗗」「外」皆以「月」為基本聲符為據。但「𡗗」與「外、月」古音皆異，「𡗗」（據「𡗗」音讀以母質部開口）从「月」但非以之為聲，《說文》謂「从肉入聲」亦不可信。

¹²⁵ 白於藍，《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頁810。

¹²⁶ 詳見劉洪濤，〈試說《武王踐阼》的機銘〉，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辦，《簡帛》第5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頁251-252；劉洪濤，〈上博竹簡訛字考證二題〉，頁166-167。

¹²⁷ 曾侯乙簡有車名作从「𡗗」之「輦、輦」字約二十餘見，學者或以為與从「外」之「輦」（簡62）及「輦」（天星觀）是一字異體。但是楚文字「外」已穩定作从「夕」，與「輦」「輦」从「月」明顯不同，且二組字又有从「八」从「卜」之別，恐難徑言異體。不

車」的省代，在此語境下也提示「輦」應是特指某類車的名稱。¹²⁸ 目前學界對「輦」主要有「輶（輶／棧）」「罕」等釋，都是以「外」有「閒」音立論，尤以釋「輶（輶／棧）」影響最大，且都是往作戰田獵用車之屬考慮。¹²⁹ 上博簡《靈王遂申》也見有車名「輦＝」（簡 2），學者多主張釋「輶（輶／棧）」，又有讀「軒」「闕」等新說。¹³⁰

據上文（四）已知「輦」从「外」（五會切）聲而無關「閒」音，過去諸說自難成立。¹³¹ 「輦」讀「外」，疑是外用之車的專字，泛指城外出行之車，也能指戎用之車，與內邑日常用車相區別。曾侯乙簡中與「輦」關係緊密的「輦」就有从「邑」的異體「𨾏」（簡 26），就暗示車名所指與城邑有關，包山簡有姓氏「𨾏」（簡 56：～慶），構字方式亦可合觀。¹³² 「外」作方位詞會隨著參照點的不同而附帶不同的內涵。與「外車」相類，同是以城為界，城外別宅古書又稱「外宅」（《墨子·迎敵祠》）。古人在一定語境下言「外」或「外事」就是特

過，「輦」「𨾏」共表一詞的可能性仍然存在。第 162 號曾侯乙簡一般釋文為「輦＝」的

「𨾏」字，據紅外圖版為 ，見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湖北省博物館編，《楚地出土戰

國簡冊合集（三）曾侯乙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2019），圖版頁 74。細審右上部分似為从「八」从「外」，頗類「輦」「𨾏」二字的糅合。即便日後有更多證據表明「輦、𨾏」與「輦、輦」確是音近共表一詞，也與質部的「翁、侖」無關。

¹²⁸ 關於「＝」的功能可參陳劍，〈關於「營＝」與早期出土文獻中的「省代符」〉，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論壇 (<http://www.guwenzi.com/ShowPost.asp?ThreadID-4809>, 2011.07.09)；又程鵬萬，《簡牘帛書格式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頁 185-188。

¹²⁹ 諸家意見詳參蕭聖中，《曾侯乙墓竹簡釋文補正暨車馬制度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1），頁 179-180；羅小華，《戰國簡冊中的車馬器物及制度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7），頁 218-220。

¹³⁰ 諸家意見詳參季旭昇、高佑仁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九）讀本》（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7），頁 66-67。

¹³¹ 因「閒」聲字和「𨾏」聲字上古聲母不同類（K- 和 S-），若取「閒」聲，也難徑讀為「輶」或「棧」。

¹³² 姓氏「𨾏」舊有讀為「艾」，如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頁 914；王輝，《古文字通假字典》（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 621。此讀實難取信，其中問題與上述「上芬」無法讀為「上艾」情況類似。也有學者懷疑「𨾏」與「邠」是一字異體，如李守奎等，《包山楚墓文字全編》，頁 269 按語。按上文已言「邠」之聲符「勿」係「闕（閒）」省，聲符「外」不見訛成「勿」，且非「闕（閒）」省，知「𨾏」「邠」當無關。頗疑「𨾏」是「外邑」或「邑外」的專字，謹錄此待考。

指用兵田獵之事，同是以在邑外行事立意。《書·洪範》「作內吉，作外凶」，蔡沈《集傳》：「內謂祭祀等事，外謂征伐等事。」¹³³《禮記·曲禮上》：「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鄭玄注：「出郊為外事。」孔穎達疏：「外事，郊外之事也」，又引崔靈恩云：「外事，指用兵之事。」¹³⁴孫希旦《集解》：「愚謂外事謂祭外神。田獵出兵，亦為外事。」¹³⁵《史記·蒙恬列傳》：「恬任外事而毅常為內謀。」¹³⁶遺冊不見「內車」之類記載，大概本就沒有指稱的必要（就像上述包山簡「外有不順」的「外」相對的「內」是「躬身」「宮室」等）。¹³⁷因內外之分而對文字孳乳產生影響的還有如東周文字「溼（淫）」，字从「內」，很可能是內部淫行敗亂之「淫」的分化字。¹³⁸

（六）清華簡《禱辭》之「使此邑之闕于厲疾」

清華簡《禱辭》是一篇禱祠神祇告事求福的文獻，用簡二十三支，共分八節。其中第六節是對「東方之白馬」的禱告，簡文言：

泉！東方之白馬：曾孫某敢用鮮鬯、玄束（熏（薰））三束，以此兩女與其美車馬，以畜于宗社，使此邑之三千夫、二千戶，使此邑之闕于列（厲）疾，毋有罪蠱。（簡 17-18）

¹³³ 蔡沈撰，王豐先點校，《書集傳》（北京：中華書局，2018），頁 169。

¹³⁴ 阮元，《十三經注疏》，頁 1251。

¹³⁵ 孫希旦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禮記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9），頁 92。

¹³⁶ 司馬遷，《史記》，頁 2566。

¹³⁷ 類似現象還有如出土材料中所見的「外廚」「外樂」和「外廡」。「外廚」是專門負責宴請客人、家庭祭祀的廚房，與之相對的「中廚、內廚」則是專為主人提供膳食的廚房，詳宋豔萍，〈天長紀莊漢墓木牘所見「外廚」考析〉，《中國史研究》2012.4：200-204。「外樂」可指掌宗廟祭祀的雅樂，與之相對的「內樂」指掌宮廷宴饗的俗樂，詳范常喜，〈秦封泥、漢簡、戰國金文所記「外樂」合證〉，氏著，《出土文獻名物考》，頁 179-187，原題〈「外樂」新證〉，《音樂研究》2021.6：35-40。這兩組都是根據位置及功用的不同來命名。在機構職官名中，以方位和執掌歸屬相聯繫的命名就更加典型，如見於秦簡的「外廡」是指地方所設之廡，與之相對見於秦簡及秦印封泥的「中廡」是指京師、中央政府所設之廡，詳周波，〈說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秩律》的「詹事」並論漢初的太后、皇后兩宮官系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94.1 (2023)：19-22, 25-27。

¹³⁸ 相關考釋詳參蔡一峰，〈清華簡《四告》字詞考釋七則〉，發表於澳門漢字學會、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中山大學古文字研究所聯合主辦，「澳門漢字學會第八屆年會暨慶祝曾憲通先生米壽」學術研討會（佛山：中山大學嶺南文化研究院，2022.05.13-15）。

整理報告於「閑」有注釋言：「閑，同『閒』。《楚辭·七諫》：『身被疾而不閒兮』，王逸注：『閒，差也。』天星觀簡、新蔡簡中的『速有閒』，所卜的就是疾瘳之事。列，讀為『厲』。『厲疾』見《逸周書·時訓》：『半夏不生，民多厲疾。』」¹³⁹ 學者或謂「閑」讀為「外」，「外于」表「在……之外」。¹⁴⁰

「閑」非諧「外」聲，讀「外」無據可依。王永昌先生謂此「閒」表「阻隔」「隔離」，「閒于厲疾」意即使曾孫某之邑與厲疾隔開，免遭厲疾之害。¹⁴¹ 甚是。《論語·子罕》：「病閒」，何晏集解引孔安國曰：「少差曰閒。」皇侃疏：「若小（少）差，則病勢斷絕有閒隙也。」¹⁴²《方言》：「差、閒、知，愈也。南楚病愈者謂之差，或謂之閒。」郭璞注：「言有閒隙（隙）。」¹⁴³ 楚地卜筮祭禱簡中多見表疾愈義的「閒」，¹⁴⁴「閒」之所以能表疾愈，即得源於疾病被閒阻遏止而有好轉之義，可比較疾病「停止」「結束」義的「已」。後者表示痊愈，也見於楚地卜筮祭禱簡，尤以秦漢病方最典型。疾愈義的「閒」就有寫作「閑」，如新蔡簡甲一 22、甲二 28 等，與簡文「閑（閒）于厲疾」可謂是異曲同工。

（七）上博簡《用曰》之「內閑譖眾」

上博簡《用曰》今存簡二十支，全篇由多個小節組成。每小節字數不多但內容自成起訖，措辭極為簡潔，文義也艱澀難懂。學者在文本釋讀上已經做了許多有益探索，但仍存有不少疑難語句有待疏通。當中就有這麼一段話：

內閑譖眾，而焚其反側。禍不降自天，亦不出自地，唯心自惻。用[曰：
□□□□□□]（簡 9）

¹³⁹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黃德寬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玖）》（上海：中西書局，2019），頁 188 注釋〔四四〕。

¹⁴⁰ 單育辰，〈清華九《治政之道》《迺命》《禱辭》釋文商榷〉，發表於臺灣東華大學、中國文字學會主辦，「第三十一屆中國文字學會」國際學術研討會（花蓮：東華大學，2020.12.18-20）。

¹⁴¹ 王永昌，〈讀清華簡（九）札記〉，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出土文獻》第 15 輯（上海：中西書局，2019），頁 205。

¹⁴² 阮元，《十三經注疏》，頁 2490；皇侃撰，高尚榘點校，《論語義疏》（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 219。

¹⁴³ 揚雄撰，郭璞注，《方言》（北京：中華書局，2016），頁 44。

¹⁴⁴ 更多語料詳參張昂，〈出土文獻所見「疾愈」類字詞之研究〉，《文史》2023.1：19-43。

「內閑譎眾」之「閑」整理報告讀為「間」，無詳說。¹⁴⁵ 學者或遷就「內閑」一詞，主張「閑」讀為「外」，或謂「閑」是「外」的誤抄，另外還有讀「內閒誅眾」「納奸逐眾」等說。其中以王輝先生謂「內閑譎眾」猶言「癘奸姑息而逐眾議」最具啟發性。¹⁴⁶

「閑」不能徑讀為「外」，也不必是「外」的誤抄。「閒」與「眾」對舉，「閒」讀「奸」不如徑訓為「閒人」直截。《爾雅·釋言》：「閒，倪也。」郭璞注：「《左傳》謂之謀，今之細作也。」¹⁴⁷《孫子兵法》闢有專篇講「用閒」，文中即言「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閒也！」¹⁴⁸ 當然，簡文「內閑（閒）」的「閑（閒）」應非狹指閒諜（此是就用閒之人的角度言），而是泛指讒閒小人。「內閑（閒）」亦猶《易·否》「內小人而外君子」之「內小人」。《韓非子·外儲說右上》有言：「今人君之左右，出則為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而蔽惡於君。內閒主之情以告外，外內為重，諸臣百吏以為富。吏不誅則亂法，誅之則君不安。據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¹⁴⁹ 此論恰可為「內（納）閒」作解，所謂「社鼠」就是隱喻仗勢作惡的奸臣小人之屬。「內（納）」「譎」亦相對，「譎」舊讀「逐」或「誅」古音皆不夠密合，當讀為「誅」。據清華簡《越公其事》「詰誅」作「劫燭」（簡 38）、上博簡《鮑叔牙與隰朋之諫》作「詰盟」（簡 5），¹⁵⁰「譎」應即責誅之「誅」的或體。「納」「誅」對言見於古書，如《史記·周本紀》：「晉文公納王而誅叔帶」，〈衛康叔世家〉：「（齊襄公）納衛惠公，誅左右公子。」¹⁵¹「納閒誅眾，而焚其反側」義謂接納閒人，誅責眾人，且焚燒那些不順服的人。

¹⁴⁵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 295。

¹⁴⁶ 為免繁複，各家說法及出處可參看王輝（山東大學），〈上博藏簡《用曰》篇新釋（六則）〉，《中國歷史文物》2010.6：79-83；俞紹宏、張青松編著，《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簡集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第 6 冊，頁 265-266。

¹⁴⁷ 阮元，《十三經注疏》，頁 2584。

¹⁴⁸ 孫武撰，曹操等注，楊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孫子校理》（北京：中華書局，1999），頁 297。

¹⁴⁹ 王先慎，《韓非子集解》，頁 322-323。

¹⁵⁰ 王輝（山東大學），〈楚簡釋讀筆記五則〉，中山大學古文字研究所、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編，田燁主編，《文字·文獻·文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頁 150-151。

¹⁵¹ 司馬遷，《史記》，頁 154, 1594。

(八) 清華簡《鄭文公問太伯》之「伊闕」

清華簡《鄭文公問太伯》有甲、乙兩個抄本，分別有十四支簡和十二支簡。簡文內容基本相同，記載了太伯臨終時告誡鄭文公的言辭。在太伯追述先君鄭武公的事蹟時說：

世及吾先君武公西城伊（伊）闕，北就郟（鄔）、劉，綦厄（軫） 郟（蔦）、竽（邗）之國，魯、衛、蓼、蔡來見。（簡6-7）

「伊闕」乙本作「伊闕」（簡6），整理報告俱釋文作「伊澗」，無注。¹⁵² 學者或謂「伊闕」即「伊闕」，取「闕」从「月/外」聲，「月」與「闕」音近可通，伊闕塞在周鄭邊境，是兵家必爭之地。¹⁵³

「闕」非「月/外」聲，據此讀「闕」自不可通。「伊闕」也不必指「伊闕」。子居先生認為「伊」即伊水，「澗」即澗水，「西城伊、澗」即指鄭武公輔佐周平王東遷洛陽時曾修城於洛陽。¹⁵⁴ 白星飛先生更明確指出「伊/伊」「闕」之間當點斷，與下文「郟（鄔）」與「劉」、「郟（蔦）」與「竽（邗）」皆兩地並舉同例，「伊/伊（伊）」「闕（澗）」是兩地，作河名皆見於古書。¹⁵⁵《書·禹貢》：「伊、洛、瀍、澗，既入于河。」¹⁵⁶《說文·水部》「澗」字下有「一曰澗水，出弘農新安，東南入洛」。伊水、澗水與洛（雒）水合流，交匯處與成周接近，鄭武公在此築城可能是為了拱衛周王室的東部，白氏之說無疑更為可取。《淮南子·本經》：「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闕伊闕，導瀍、澗，平通溝陸，流注東海。鴻水漏，九州乾，萬民皆寧其性，是以稱堯舜以為聖。」高誘注：「伊闕，山名也。禹所開以通伊水，故曰闕伊闕。在雒陽西南九十里。瀍、澗，兩水名也。」¹⁵⁷ 此處「伊闕」與「伊（水）」「澗（水）」並提，其間之別亦甚明。

¹⁵²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上海：中西書局，2016），頁119。

¹⁵³ 孟躍龍，〈讀清華簡札記兩則〉，《勵耘語言學刊》2019.1：144-146。

¹⁵⁴ 子居，〈清華簡《鄭文公問太伯（甲本）》解析〉，中國先秦史網站 (<http://xianqin.byethost10.com/2016/05/01/327>，2016.05.01)。

¹⁵⁵ 說詳白星飛，《出土文獻鄭國史料集釋》（新北：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8），頁352-353。

¹⁵⁶ 阮元，《十三經注疏》，頁149。

¹⁵⁷ 張雙棣，《淮南子校釋（增訂本）》，頁852, 857。

四·餘論

古文字諧聲通假關係的考定講究「律例兼備」。經上文辨析可知，「閒、關、闕、勿」與「月、外」無論音理還是文獻例證都不支持二者通諧，它們的糾葛可以就此徹底釐清。回顧過去的考釋歷程，最早的誤解大概是從審音不嚴，將「閒」「外」的字義關聯誤判為通諧關係開始的，並由此引發誤導了對其他文獻字詞的分析，繼而造成諸多歧釋。這提醒我們在日後面對類似材料時，若無確鑿可信的文字文獻支撐，應慎言通諧。

(本文於民國一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收稿；一一二年六月十五日通過刊登)

後記

拙文初稿及修訂承蒙陳偉武、陳劍、張富海、鄔可晶、王輝等師長教正，《集刊》匿名審稿專家及編委會亦提出寶貴修改意見，謹一併致以深謝！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方向東，《大戴禮記彙校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8。
- 王先慎撰，鍾哲點校，《韓非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8。
- 王利器校注，《鹽鐵論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2。
- 王震集解，《六韜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22。
- 司馬光編著，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6。
- 司馬遷撰，裴駢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
- 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北京：中華書局，1984。
- 李鳳翔撰，梁運華整理，《管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
-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據世界書局石印本影印。
- 周祖謨校，《廣韻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11。
- 段玉裁注，許惟賢整理，《說文解字注》，南京：鳳凰出版社，2015。
- 洪興祖撰，白化文等點校，《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
- 皇侃撰，高尚榘點校，《論語義疏》，北京：中華書局，2013。
- 孫希旦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禮記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9。
- 孫武撰，曹操等注，楊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孫子校理》，北京：中華書局，1999。
- 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
- 徐鍇，《說文解字繫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
-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
- 張雙棣，《淮南子校釋（增訂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 許慎撰，徐鉉校訂，愚若注音，《注音版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15。
- 郭璞注，王貽樑、陳建敏校釋，《穆天子傳匯校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19。
- 揚雄撰，郭璞注，《方言》，北京：中華書局，2016。
- 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撰，黃懷信修訂，李學勤審定，《逸周書彙校集注（修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90。
- 賈思勰著，繆啟愉校釋，《齊民要術校釋（第二版）》，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1998。
- 劉向集錄，范祥雍箋證，范邦瑾協校，《戰國策箋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蔡沈撰，王豐先點校，《書集傳》，北京：中華書局，2018。

韓嬰撰，許維遜校釋，《韓詩外傳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80。

二·近人論著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

2003 《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

2007 《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北京：中華書局。本文簡稱《集成》。

王力

1982 《同源字典》，北京：商務印書館。

王子揚

2022 〈甲骨文「辭」字補釋〉，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編，《出土文獻研究》第21輯，上海：中西書局，頁9-22。

王永昌

2019 〈讀清華簡（九）札記〉，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出土文獻》第15輯，上海：中西書局，頁200-205。

王偉

2014 《秦璽印封泥職官地理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王輝

2008 《古文字通假字典》，北京：中華書局。

王輝（山東大學）

2010 〈上博藏簡《用曰》篇新釋（六則）〉，《中國歷史文物》2010.6：79-83。

2019 〈楚簡釋讀筆記五則〉，中山大學古文字研究所、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編，田煒主編，《文字·文獻·文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150-153。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

2015 《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屋昭弘

2010 〈上古音的開合與戰國楚簡中的通假字〉，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編，《歷史語言學研究》第3輯，北京：商務印書館，頁189-203。

蔡一峰

田勇、蔣魯敬、趙曉斌

- 2021 〈荊州夏家臺 106 號楚墓出土戰國簡《日書》〉，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辦，《簡帛》第 22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31-43。

白於藍

- 2017 《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白星飛

- 2018 《出土文獻鄭國史料集釋》，新北：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石小力

- 2021 〈清華簡第八輯字詞補釋〉，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與保護中心編，黃德寬主編，《清華簡研究》第 4 輯，上海：中西書局，頁 184-190。

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編，黃德寬、徐在國主編

- 2019 《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一）》，上海：中西書局。

何琳儀

- 1998 《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北京：中華書局。

吳鎮烽

- 2012 《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本文簡稱《銘圖》。

宋豔萍

- 2012 〈天長紀莊漢墓木牘所見「外廚」考析〉，《中國史研究》2012.4：200-204。

李天虹

- 2012 《楚國銅器與竹簡文字研究》，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

李天虹、蔡丹

- 2020 〈嚴倉一號楚墓遺冊所見度量單位和分數詞〉，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辦，《簡帛》第 20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21-30。

李守奎

- 2003 《楚文字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李守奎、賈連翔、馬楠

- 2012 《包山楚墓文字全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李均明

- 2018 〈清華簡《邦家之政》的為政觀〉，《清華大學學報》2018.6：168-172。

- 李宗焜
2012 《甲骨文字編》，北京：中華書局。
- 李春桃
2016 《古文異體關係整理與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2021 《傳抄古文綜合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李桂森、劉洪濤
2021 〈上博竹書《卉茅之外》補釋〉，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鄔文玲、戴衛紅主編，《簡帛研究》2021 春夏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頁 13-20。
- 李零
1993 〈包山楚簡研究（占卜類）〉，《中國典籍與文化》編輯部編，《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 1 輯，北京：中華書局，頁 425-448。
- 周波
2019 《戰國銘文分域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3 〈說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秩律》的「詹事」並論漢初的太后、皇后兩宮官系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94.1：1-57。
- 孟蓬生
2020 〈上博簡《卉茅之外》初讀〉，北京師範大學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編，《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 25 輯，北京：商務印書館，頁 196-206。
- 孟躍龍
2019 〈讀清華簡札記兩則〉，《勵耘語言學刊》2019.1：141-146。
- 季旭昇
2014 《說文新證》，臺北：藝文印書館。
- 季旭昇、高佑仁主編
2017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九）讀本》，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宗福邦、陳世鐸、于亨主編
2019 《古音匯纂》，北京：商務印書館。
- 林澧
2019 〈王、士同源及相關問題〉，氏著，《林澧文集·文字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103-112。原題〈士王二字同形分化說〉，《盡心集：張政烺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頁 1-11。

蔡一峰

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湖北省博物館編

- 2019 《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合集（三）曾侯乙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

邴尚白

- 2019 〈清華柒《趙簡子》新探〉，發表於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主辦，「出土文獻與商周社會」學術研討會，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2019.10.18-20。

金宇祥

- 2019 〈戰國竹簡晉國史料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

侯乃峰

- 2018 《上博楚簡儒學文獻校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俞紹宏、宋麗璇

- 2021 〈楚簡「閒」字補釋〉，《語言研究》2021.1：86-90。

俞紹宏、張青松編著

- 2019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簡集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姚萱

- 2006 《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卜辭的初步研究》，北京：線裝書局。

施謝捷

- 2012 〈簡帛文字考釋札記（三續）〉，張德芳主編，《甘肅省第二屆簡牘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627-630。

段凱

- 2018 〈讀清華簡第七冊札記二則〉，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出土文獻》第 12 輯，上海：中西書局，頁 171-176。

范常喜

- 2022a 〈望山橋楚墓漆耳杯銘「外杯」試解〉，氏著，《出土文獻名物考》，北京：中華書局，頁 173-178。原題〈「外杯」試解〉，《文物》2018.9：94-96。

- 2022b 〈秦封泥、漢簡、戰國金文所記「外樂」合證〉，氏著，《出土文獻名物考》，頁 179-187。原題〈「外樂」新證〉，《音樂研究》2021.6：35-40。

- 孫慰祖
2022 〈封泥發現與研究的歷史回顧和當代認知〉，孫慰祖主編，《中國古代封泥全集》，長春：吉林美術出版社，頁 5-68。
- 徐在國
2013 《上博楚簡文字聲系（一～八）》，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
- 徐寶貴
2008 《石鼓文整理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 晏昌貴
2017 《秦簡牘地理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
- 秦涼
2011 〈《周易》之「有言」與出土文獻中的占辭「愆」〉，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 4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270-287。
- 馬承源主編
2007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馬敘倫
1985 《說文解字六書疏證》，上海：上海書店。
- 馬楠
2011 〈清華簡第一冊補釋〉，《中國史研究》2011.1：93-98。
- 張小虎
2021 〈從睡虎地秦簡《日書》「外喪」看相關經學問題〉，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辦，《簡帛》第 23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201-212。
- 張世超、孫凌安、金國泰、馬如森
1996 《金文形義通解》，京都：中文出版社。
- 張玉春
1984 〈說「外」〉，《東北師範大學學報》1984.5：98-106。
- 張昂
2023 〈出土文獻所見「疾愈」類字詞之研究〉，《文史》2023.1：19-43。
- 張麗娜、李春桃
2016 〈古文字形體釋讀（五篇）〉，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華東師範大學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華東師範大學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編，《中國文字研究》第 23 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頁 50-54。

蔡一峰

曹錦炎

- 1984 〈讀《先秦貨幣文編》札記〉，《中國錢幣》1984.2：67-70, 74。
2019 〈上博竹書《卉茅之外》注釋〉，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辦，
《簡帛》第18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1-11。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

- 2016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上海：中西書局。
2017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柒）》，上海：中西書局。
2018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捌）》，上海：中西書局。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黃德寬主編

- 2019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玖）》，上海：中西書局。
2021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拾壹）》，上海：中西書局。
2022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拾貳）》，上海：中西書局。

章丹悅

- 2020 〈出土戰國西漢簡帛文獻所見晉國史料輯證〉，上海：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碩士論文。

章太炎

- 2014 《文始》，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蔣禮鴻、殷孟倫、殷煥先點校，《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7冊。

郭沫若主編

- 1978-1983 《甲骨文合集》，北京：中華書局。本文簡稱《合集》。

郭若愚

- 2001 〈三孔布幣面文字再考釋及其鑄造年代之探究〉，氏著，《先秦鑄幣文字考釋和辨偽》，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頁25-42。原載《中國錢幣》1994.2：26-31。

陳侃理

- 2012 〈北大秦簡中的方術書〉，《文物》2012.6：90-96。

陳偉

- 2010 〈車輿名試說（二則）〉，中國古文字研究會、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古文字研究》第28輯，北京：中華書局，頁384-388。
2011 〈關於秦封泥「河外」的討論〉，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編，《出土文獻研究》第10輯，北京：中華書局，頁144-149。
2019 〈清華簡《邦家之政》零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8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183-186。

陳偉等

- 2009 《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十四種）》，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

- 陳斯鵬
2019 〈清華大學所藏竹書《邦家之政》校證〉，《中山大學學報》2019.6：106-112。
- 陳夢兮
2022 〈湖北沙洋塌冢楚墓𠄎杯補釋〉，《江漢考古》2022.6：111-112。
- 陳寧
2022 〈虎溪山漢簡《食方》字詞零札〉，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辦，《簡帛》第25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185-194。
- 陳劍
2013 〈《上博（八）·子道餓》補說〉，氏著，《戰國竹書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434-438。原載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 <http://www.fdgwz.org.cn/Web/Show/1603>，2011.07.19。
- 單育辰
2020 〈清華九《治政之道》《廼命》《禱辭》釋文商榷〉，發表於臺灣東華大學、中國文字學會主辦，「第三十一屆中國文字學會」國際學術研討會，花蓮：東華大學，2020.12.18-20。
-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
2010 〈《上博七·武王踐阼》校讀〉，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3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255-263。
- 曾憲通、陳偉武主編
2018 《出土戰國文獻字詞集釋》，北京：中華書局。
-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
1995 《望山楚簡》，北京：中華書局。
- 湯志彪
2013 《三晉文字編》，北京：作家出版社。
- 湯餘惠
1986 〈略論戰國文字形體研究中的幾個問題〉，陝西省考古研究所、中國古文字研究會、中華書局編輯部合編，《古文字研究》第15輯，北京：中華書局，頁9-100。
- 程少軒
2010 〈試說戰國楚地出土文獻中歌月元部的一些音韻現象〉，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辦，《簡帛》第5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141-160。

蔡一峰

程浩

- 2020 〈上博竹書逸詩《卉茅之外》考論〉，中國古文字研究會、河南大學甲骨學與漢字文明研究所編，《古文字研究》第 33 輯，北京：中華書局，頁 520-522。
- 2022 〈清華簡第十二輯整理報告拾遺〉，《出土文獻》2022.4：25-28。

程鵬萬

- 2017 《簡牘帛書格式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黃德寬主編

- 2007 《古文字譜系疏證》，北京：商務印書館。

黃錫全

- 1990 《汗簡注釋》，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
- 2001 〈試說楚國黃金貨幣稱量單位「半鎰」〉，氏著，《先秦貨幣研究》，北京：中華書局，頁 236-241。原載《江漢考古》2000.1：56-62。

楊菁

- 2021 〈讀清華簡筭記三則〉，《中國文字》2021 夏季號，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頁 255-272。

楊華

- 2012 〈楚簡中的「上下」與「內外」——兼論楚人祭禮中的神靈分類問題〉，氏著，《古禮新研》，北京：商務印書館，頁 145-166。原載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辦，《簡帛》第 4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頁 221-238。

董珊

- 2014 〈楚簡簿記與楚國量制研究〉，氏著，《簡帛文獻考釋論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174-218。原載《考古學報》2010.2：171-206。

董蓮池

- 2011 《新金文編》，北京：作家出版社。

裘錫圭

- 2012 〈戰國貨幣考（十二篇）〉，氏著，《裘錫圭學術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頁 205-229。原載《北京大學學報》1978.2：69-83。
- 2013 《文字學概要（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

賈連翔

- 2022 〈清華簡《五紀》的「簸揚千箕」與「外」聲字的唇喉通轉現象〉，中國古文字研究會、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西南大學出土文獻綜合研究中心編，《古文字研究》第 34 輯，北京：中華書局，頁 364-368。

鄔可晶

- 2022 〈古文字中舊釋「散」之字辨析〉，發表於臺灣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中國文字學會主辦，「第三十三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新北：輔仁大學，2022.05.28-29。

漢語大字典字形組編

- 1985 《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

熊長云

- 2023 〈「折」為四分之一考〉，《出土文獻》2023.3：99-112。

劉洪濤

- 2010 〈試說《武王踐阼》的機銘〉，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辦，《簡帛》第 5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251-258。
- 2019 〈上博竹簡訛字考證二題〉，趙平安主編，石小力副主編，《訛字研究論集》，上海：中西書局，頁 163-170。

劉釗主編

- 2014 《新甲骨文編（增訂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劉國勝

- 2001 〈信陽長臺關楚簡《遣冊》編聯二題〉，《江漢考古》2001.3：66-70。
- 2011 《楚喪葬簡牘集釋》，北京：科學出版社。

劉傳賓

- 2022 〈《清華九》研讀札記〉，中國古文字研究會、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西南大學出土文獻綜合研究中心編，《古文字研究》第 34 輯，北京：中華書局，頁 380-385。

劉瑞

- 2020 《秦封泥集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2021 《秦封泥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滕王生

- 2008 《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

蔡一峰

蔡一峰

- 2022 〈清華簡《四告》字詞考釋七則〉，發表於澳門漢字學會、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中山大學古文字研究所聯合主辦，「澳門漢字學會第八屆年會暨慶祝曾憲通先生米壽」學術研討會，佛山：中山大學嶺南文化研究院，2022.05.13-15。

蔡偉

- 2022 〈讀簡叢札·上博簡《卉茅之外》補證二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 10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191-192。

蔣玉斌

- 2018 〈說殷墟卜辭的一種告辭——外告〉，宋鎮豪主編，《甲骨文與殷商史》新 8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286-293。

蕭聖中

- 2011 《曾侯乙墓竹簡釋文補正暨車馬制度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

謝明文

- 2021 〈談甲骨文中兩例「舌」字及相關問題〉，宋鎮豪主編，《甲骨文與殷商史》新 11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234-242。
- 2022 《商代金文研究》，上海：中西書局。

鍾柏生、陳昭容、黃銘崇、袁國華編

- 2006 《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臺北：藝文印書館。本文簡稱《新收》。

羅小華

- 2017 《戰國簡冊中的車馬器物及制度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

羅濤

- 2019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七）》釋讀拾遺〉，《漢字漢語研究》2019.4：78-87。

譚生力

- 2021 〈沙洋塌塚楚墓漆器文字釋讀商榷〉，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鄔文玲、戴衛紅主編，《簡帛研究》2021 春夏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頁 105-108。

顧史考

- 2019 〈清華簡柒《趙簡子》初探〉，香港浸會大學饒宗頤國學院主辦，陳致主編，《饒宗頤國學院院刊》第 6 期，香港：中華書局，頁 361-375。

三·網路資訊

子居

- 2016 〈清華簡《鄭文公問太伯（甲本）》解析〉，中國先秦史網站 <http://xianqin.byethost10.com/2016/05/01/327>，2016.05.01。
- 2017 〈清華簡七《趙簡子》解析〉，中國先秦史網站 <http://xianqin.byethost10.com/2017/05/29/383>，2017.05.29。

吳銘

- 2023a 〈清華簡《參不韋》與「播」字連用的「外」聲字試詁〉，「吳銘訓詁札記」微信公眾號 <https://mp.weixin.qq.com/s/Xd-0CA4vefQSVqsjkomWpw>，2023.01.11。
- 2023b 〈藝、艾相亂現象發凡——藝字試探之二〉，「吳銘訓詁札記」微信公眾號 <https://mp.weixin.qq.com/s/MeK6oqaq5nQshRjkTkfBOW>，2023.01.13。

孫聞博

- 2023 〈新見封泥與秦中央職官用印〉，中國社會科學網 https://www.cssn.cn/lxx/202301/t20230106_5578506.shtml，2023.01.06。

陳偉

- 2010 〈楚簡中某些「外」字疑讀作「間」試說〉，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網 <http://www.bsm.org.cn/?chujian/5455.html>，2010.05.28。

陳劍

- 2011 〈關於「營＝」與早期出土文獻中的「省代符」〉，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論壇 <http://www.guwenzi.com/ShowPost.asp?ThreadID-4809>，2011.07.09。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讀書會

- 2019 〈《邦家之政》集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 <http://www.fdgwz.org.cn/Web/Show/4407>，2019.03.24。

復旦吉大古文字專業研究生聯合讀書會

- 2011 〈上博八《子道餓》校讀〉，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 <http://www.fdgwz.org.cn/Web/Show/1591>，2011.07.17。

董珊

- 2019 〈上博簡《艸茅之外》的再理解〉，「先秦秦漢史」微信公眾號 <https://mp.weixin.qq.com/s/BWcegJNuyipVmqaHD-ICU0A>，2019.07.30。

魯鑫

- 2013 〈新發現的幾則有關楚縣的戰國文字資料〉，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網 <http://www.bsm.org.cn/?chujian/6090.html>，2013.09.18。

An Analysis of the Phono-Semantic and Phonetic Loan Character Relationship between *Jian* 閒 and *Wai* 外 in Chinese Paleography

Yifeng Cai

Boya (Liberal Arts) College,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dong)

Both *jian* 閒 and *wai* 外 are commonly used in ancient and modern Chinese to indicate orientation. As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olds different conclusions concern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phono-semantics and phonetic loan characters among 閒 (*jian* 閒), 外, and related characters, however, difficulties have persisted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pertinent texts. In the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yue* 月 and 外 being the phonetic symbols of 閒 and *jian* 閒, respectively, is the current popular view and thus mostly used in textual research.

In fact, both 閒 and 閒 are syssemantographs, in which 月 and 外 are semantographic symbols. The character 外 is neither the pronunciation of 閒, nor the abbreviated signific of 閒 (閒). Certain characters from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such as *wai* 𠂔 and *wai* 𠂕 should be considered differentiated characters of 外 and are unrelated to 閒 (閒). The character *jian* 𠂖, which is not the abbreviated signific of *jian* 閒, has another source. Moreover, the Chu character *jian* 𠂗 is the abbreviated signific of *jian* 閒, whereas 𠂘 is not an erroneous character of 閒 but more likely a differentiated character of 閒 with the addition of the semantographic symbol *dao* 刀.

This paper also examines more than ten related cases and argues the following: (1) In the Chu bamboo and wooden slips on divination from Baoshan, Xincui, Tianxingguan, and Xiajiatai, as well as in *Rishu* 日書 (lit. *Day Book*), the character 外 in the phrases “wai you bu shun” 外有不順, “shao wai you qi” 少外有感, “shao you wai yanqi” 少有外言感, “waisang” 外喪, and “waigui” 外鬼 all refer to direction. (2) The place name “Hewai” 河外, as seen in the Qin dynasty sealing strips sealed with clay, is the counterpart of both “Hejian” 河閒 and “Henei” 河內, where 外 also refers to direction. (3) The phrase “chejia wai” 車甲外 found in *Zhao Jianzi* 趙簡子 of the Tsinghua Bamboo Slips refers to military affairs being “outside.” (4) The poetic aim of the work *Cao mao zhiwai* 卉茅之外 in the bamboo slips of the

Shanghai Museum is related to governance as the literal meaning of the name of the poem is being “outside” the grass and thatch, implying that the ruler is alienated from the people. (5) The phrase “qi wei shou neng er bu wai” 其位授能而不外 from *Bangjia zhi zheng* 邦家之政 in the Tsinghua Bamboo Slips means one should confer official positions to those capable and do not alienate them. (6) The phrase “shi nan de er yi wai” 士難得而易外 found in *Wuwang jianzuo* 武王踐阼 of the Shanghai Museum collection of bamboo slips connotes that talented people are difficult to recruit and easy to alienate. (7) The name 輦 is likely a specific term for vehicles to be used outside and can also refer to vehicles used for military purposes. (8) The phrase “shi ci yi zhi jian yu liji” 使此邑之閒于厲疾 in *Daoci* 禱辭 of the Tsinghua Bamboo Slips means to save the village of a great-grandson from severe illness. (9) The phrase “na jian zhu zhong” 納閒誅眾 from *Yong yue* 用曰 in the Shanghai Museum collection refers to the acceptance of the contemptible who use falsities to drive people apart and the condemnation of the others. (10) Finally, the place name “Yijian” 伊闕 in *Zheng Wengong wen Taibo* 鄭文公問太伯 from the Tsinghua Bamboo Slips indicates the two places “Yi” 伊 and “Jian” 澗, respectively.

After such comprehensive analysis, it becomes more evident that there is not a phono-semantic or phonetic loan characte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roup of characters 閒, 闕, 闕, and 勿 with 月 and 外, thereby clarifying the contestation over the two groups.

Keywords: *jian* (間、閒); *wai* 外; Chinese paleography; phono-semantics; phonetic loan characters